

671.3125
084
16

重修汜水縣志

汜水縣志

目錄

卷一

地理

疆域 沿革 山河 險要 古跡 金石 風土 十景附

卷二

建置

城 堤 官廨 屬署 學宮 祀典 書院 倉儲 選舉 振卹
新設局所 鎮 保 倉 區 村 寨 開封汜水會館

卷三

職官

秦漢至元職官表
公職人員表
歷代名宦
明職官表
清職官表
民國職官表
服務地方

卷四

賦役 戶口 田制 賦法 潛米 灘租 雜稅 地方財務

卷五

教育 教育行政 學校設置 教育經費表二 國內外中學以上畢業姓名表

卷六

交通 驛 郵 電報 電話 舟車 鐵路

卷七

實業 農 林 漁 牧 工 礦 商 物產

卷八

人物上 儒林 仕蹟 忠義 懿行 文苑 方技 隱逸 游寓 仙釋
耆壽

卷九

人物下 列女

卷十

藝文上 疏頌 示諭 記說

卷十一

藝文中 序傳 碑表 雜著

卷十二

藝文下 銘賦 詩歌

汜水縣志卷十

藝文志上

立言爲不朽之一昌黎鉅筆文以載道氾雖彈丸川嶽鍾靈是王侯傳記之謂能闡爻象之精淇園述義可登鄒魯之堂卽一峯觴詠燕鄖詩集亦見雅人深致牙迺地居衝要名流碩彥四牡皇華過游者衆宜乎鴻篇鉅製累牘連編美不勝收也豈第寵宦蓄私漢廷上切諫之疏擒王殲竇唐室著紀功之頌摛藻輝煌爲足彪炳千古歟志藝文

請停徵發賑疏

禹好善

題爲丸邑燒毀極慘流民生聚無期懇恩皇仁停徵發賑招撫子遺先塗白骨漸修城邑以復制邑事臣邑爲河南汜水縣地僅十里戶不數千民生其間鑿耕而外頗知詩書不但未曾習軍旅之事何曾耳聞兵革之語不幸遭逢貪令一味繭絲全無保障賊馬一至環此蚩蚩之民盡殂白刃之鋒血流成渠戶橫遍野穢聞數里鳥集如雲星月之下但聞鬼哭白晝之中不見人跡臣不意我高皇帝鼎奠之區宇我皇上休養之蒼生至今日而糜爛若此也臣具縣令不修城池一疏本月初四奉聖旨劉邦道已有旨了該縣城壕着撫按責成署官上緊修繕該部知道欽此欽遵臣益仰見我皇上如天之仁四海爲家不忍無辜之屠戮猶

復彈丸之舊制凡此逃亡之民誰不感皇上再造之仁回首興思樂歸故土者乎然歸則歸矣無屋可棲也無牛可耕也無種可播也轉眼正供又急翻思催課難應則鼬鼠之徑藜藿之間何處不可以藏身尙敢入汜境一步乎且官署所以署印也而亦無堂胥吏衙役之不存案牘文移之俱燼乃責之修城挑壕是猶向乞人而尋卞璧也庸可冀乎臣以爲欲復汜邑先求汜民民之不來邑不可復也原民之不來者有三徵錢糧則不來無賑濟則不來遽使之修城挑壕則亦不來臣邑錢糧正項雜項不過萬金自天下視之一梯米之在太倉也我皇上何惜一梯米不以來一方百姓乎伏乞勅下該部將汜水條銀暫且停徵查有復業者量徵些須以爲修城鑿壕之用俟三年盡復之後全徵起解再于開封預備倉所蓄救荒豆穀運發二三千石煮米賑濟其有白骨暴露貧不能葬者量給斗石以資掩埋再勅撫按諸臣嚴諭署官加意存恤如撫延羸病人無少禍害則死者不失爲盛世之鬼生者猶得爲盛世之民井里漸復家園如故汜水仍舊汜水也不然方復之民驚魂未定卽驅之以築城挑壕無論不來卽來亦且掉臂去也則汜之舊封不幾鞠爲荒草而空載名號於版圖也臣極知軍興旁午措餉維艱曷敢輕言蠲租但事至今日實亦有不得已而然者耳臣汜人也故在汜言汜若汜之東四十里則有滎陽縣其被賊殘破與臣邑僅隔一日而百姓荼毒與臣邑死亡無二然皇仁普布自無異視亦不待臣言之畢也臣不勝待命之至

諫漢靈帝寵宦侍疏

呂 強

臣聞諸侯上象四七下裂王土高祖重約非功臣不侯所以重天爵明勸戒也伏聞中常侍曹節王甫張讓等及侍中許相並爲列侯節等宦官祜薄品卑人賤讒諂媚主佞邪徼寵放毒人物疾妬忠良有趙高之禍末被轢裂之誅掩朝廷之明成私樹之黨而陛下不悟妄授茅土開國承家小人是用又并及家人重金兼紫相繼爲藩輔受國厚恩不念爾祖述修厥德而結交邪黨下比羣佞陛下惑其瑣才特蒙恩澤又授位乖越賢才不升素餐私倖必加榮擢陰陽乖次稼穡荒疏人用不康罔不由茲臣誠知封事已行言之無逮所以冒死干觸陳愚忠者實願陛下損改既謬從此一止臣又聞後宮綵女數千餘人衣食之費日數百金比穀雖賤而戶有飢色案法當貴而今更賤者由賦發繁數以解縣官寒不敢衣飢不敢食民有斯戾而莫之卹宮女無用填積後庭天下雖復盡力耕桑猶不能供昔楚女悲愁而西宮致災况終年積聚豈無憂怨乎夫天生蒸民立君以牧之君道得則民載之如父母仰之猶日月雖時有征稅猶望其仁恩之惠易曰悅以使民民忘其勞悅以犯難民忘其死儲君副主宜諷誦斯言南面當國宜履行其事又承詔書當于河間故國起解瀆之館陛下龍飛卽位雖從藩國然處九天之高豈宜有顧戀之意且河間疏遠解瀆邈絕而當勞民殫力未見其便又今外戚四姓貴倖之家及中官公族無功德者造起館舍凡有萬數樓閣相接丹

青素堊雕刻之飾不可殫言奔喪逾制奢麗過禮競相倣效莫肯矯拂穀梁傳曰財盡則怨力盡則懃尸子曰君如杆民如水杆方則水圓上之化下猶風之靡草今上無去奢之儉下有縱欲之敝至使禽獸食民之甘土木衣民之帛昔師曠諫晉平公曰梁柱衣繡民無褐衣池有棄酒士有渴思廐馬秣粟民有飢色近臣不敢諫遠臣不得暢此之謂也又聞前召議郎蔡邕對問于金商門而令中常侍曹節王甫等以詔書喻旨邕不敢懷道迷國而切言極對毀刺貴臣譏呵豎宦陛下不密其言至令宣露羣邪項領膏唇拭舌競欲咀嚼造作飛條陛下回受誹謗致邕刑罪室家徙放老幼流離豈不負忠臣哉今羣臣皆以邕爲戒上畏不測之難下懼劍客之害臣知朝廷不得復聞忠言矣故太尉段熲勇武冠世習於邊事垂髮服戎功成皓首歷事二主勳烈獨昭陛下旣已式序位登台司而爲司隸校尉陽球所見誣脅一身旣斃而妻子遠播天下惆悵功臣失望宜徵邕更授任反熲家屬則忠貞路開衆怨以弭矣

諫漢靈帝畜私藏疏

呂 強

天下之財莫不生之陰陽歸之陛下豈有公私而今中尚方斂諸郡之寶中御府積天下之繪西園引司農之藏中廄聚太僕之馬而所輸之府輒有導行之財調廣民困費多讞少姦吏因其利百姓受其敝又阿媚之臣好獻其私容諂姑息自此而進舊典選舉委

任三府三府有選參議稼屬咨其行狀度其器能受試任用責以成功若無可察然後付之
尙書尙書舉劾請下廷尉覆案虛實行其誅罰今但任尙書或復勅用如是三公得免選舉
之負尙書亦復不坐責賞無歸豈肯空自勞苦乎若立言無顯過之咎明鏡無見玼之尤如
惡立言以記過則不當學也不欲明鏡之見玼則不當照也願陛下詳思臣言不以記過見
玼爲責

大唐紀功頌 顯慶四年八月十五日

高宗

若夫立功攸宰不業光于帝先神用斯冲峻道輝於象外至于爛誠千祠昭訓百王則有雕
金揚不朽之基鏤玉啓無疆之迹而坂泉師律旌德之範未彰疇野兵鈐銘徽之曲猶昧乘
巢革夏恩先覺于丹碑濟鮪戡殷愧生知于翠碣惟睿之失其大者歟自否運辭炎蟄寓之
炎梗極餘靈泣素稽霄之浸滔天風夏癸以昏初則忠良既逐政殷辛之虐繼則邦國斯悴
穀霏黃而霧地下黷方祇繩亂赤而雨天上塗圓象人怨神怒語亡之兆遽彰衆叛親離規
存之謀遂爽月弓宵而空桂則蝕屢金波星箭夕而奔榆則妖飛玉弩塵埋五岳見陵谷之
遷移水竭百川覩江湖之沸騰鼎已問于輕重裂周綱者七雄德遂寢于休明絕秦綱者幾
國天工是代紫庭無享順之賓神道克恭玄冕乏郊禋之璧故以邦瀛眇眇同結向隅之悲
垓迹茫茫共軫推溝之怨妖精紊象寶庫延災萃綠林者煙霏屯黑山者霧合戰龍於野則

亂起干戈飛鴻在陸則害生戎馬先文皇帝憫黎元之已燎救焚洪燄之爐悼品物之將淪拯溺橫流之灘握寶符于代北肇建丹旗剖神珠于漢東方搃白羽運五材而杖順陰陽未測懸兩耀而龔行幽明叶契而武關先入楚猴之暴未誅漸台雖覆蜀鼉之聲猶振王充盜移鳳辰註誤伊瀍竇德假署龍官虔劉趙魏同惡相濟共爲唇齒先帝威加有截思入無方窮幽測神研幾作聖薛公三策明出下科陳相六奇慚符上略親御姬鉞問罪晉京墨守屢殲般攻益瞻鑿修武之壞舉覆匱而成山引曲洛之波沃濫觴而爲沼飛衝業業降臨負戶之危長隧悠悠上窺析骸之急奔鯨之穴染鍔非遙封豨之林倒戈斯在建德驅自波之衆濟馬頰之津據青犧之資踐牛口之谷奮沙石而賈勇召風雨而成梟圖解鄴城之圍規降上黨之守蜂飛萬旅猬起千羣竭汜水之橫流褫伾山之崇堵羽書狎至驛遞交馳夕照趙烽晨驚魯栎于時謀臣鉗口惜其請箸之談猛將含牙彌其穿札之氣或請退師函谷以避前鋒或請返精嶠陵以圖後舉先帝乃謂諸將曰本欲先定瀍東次平河朔今旣遠投天網自取膏原建德若擒王充必敗虢亡虞滅理有固然韓并魏從義無或爽天實贊我不可失乎兵道尙奇屬斯舉也牽裾之議踐幕庭而局影斷鞍之規望轅門而累息獨決神衷總排輿誦留偏裨之將分推王城引趨武之師移和制邑滎波遠派遙疏官渡之濱廣武斜臨迴據成皋之險嚴闡概日亘防凌雲寰中逐鹿之郊宇內瞻烏之地興亡之道楚漢之迹猶存得喪之途曹袁之基未泯以代藩之貴均士伍之勞處唐侯之尊等更徭之膳越膠霑惠赴

自刃以求仁楚纊銜恩捐蒼璧而取義迺率數百騎入其境五十餘里觀其部列摩壘而旋
于是醜類相奔凶渠競進短兵交戰長圈亟合望柘弧而盡殪類綦布于中原應蕭斧而咸
摧若星羅于平隰倖而獲反殆無一焉若夫趙主入秦昭之關事從權免晉后察王敦之壘
道以詐全業蹈往辰功優昔載自是鋒芒遂衄鉦鼓載衰奪林父之心破姜維之膽退歸漳
滏恐天討之乘奔逃避轆轤懼王師之兼弱深溝板渚歛轡車闕數百里而不驚夾三驅而
來款乃休牛洛汭暫息桃林之墟牧馬河陽聊駕襄城之野樵蘇已遠虛月壘以招兵雉堞
不修偃日羽而延寇建德深然楚間不疑秦謀空峭壁以徑前沉輕舟而直進先帝勒兵背
水列騎依山光流闕鞏之甲聲振武安之瓦神規嶽鎮未許代御之辭聖略川凝無受致師
之請欲戰不可求反無路肇自震初迄于景晏湯風爛石溽暑流金羸糧不從壺漿莫繼思
仇餉于葛野想蠲渴于梅林齊侯絕華泉之遊楚將無穀陽之飲窮魚失水望清漢而摧鱗
喝鳥傾巢仰曾天而折翮先帝別命旌麾以乘其背親當矢石以擊其心表裏夾攻遠邇同
至始則開行跡雁分彼陣以弱其鋒終乃合勢形蛇離敵衆而孤其力冀馬追風彩桃花而
翼路燕犀奪日輝若枝而鏡野搢金憒開隴之氣凌險若夷冶鉄快熊羆之心陷堅如朽應
龍畫角百川爲之震蕩靈鼈制鼓九鎮所以傾頽投石蒙輪霜映雕戈之末翹關拔距電流
文劍之端舉長簫以布新卷崩雲以祛祲攻虛非實塵靡藉于曳柴擊衆以寡火無勞于結
燧俘敵十餘萬斬首三千級生擒建德徇于城下覲顏流汗曾無解楊之言懷德畏威翻有

蒯通之說然後操袂天關伏鎖旗亭臯然董卓之膏頭飲智瑤之器王充牽羊請服刑馬求
盟開定鼎之郊獻測圭之邑儀貞白水信縛丹書攻其繅櫬之辜宥其埏埴之命情安共主
忘鯁氣于田橫怨切同天忍終凶于魏豹於時沴卷東浸鏡萬里而河清妖歛西氣陣千重
而雲散昔高宗鬼方致伐遠寇三年周武牧野陳師尙勞再駕未有胸吞宇宙掌握乾坤正
西北之傾天軸東南之毀地英謀一振功成畧漏之間勍敵雙擒業茂須臾之頃故能基大
寶于王業錫祉玄圭掃元凶于天步臻祥綠錯國八紘而續禹功邁叙倫家六合而心勛德
超則大犧皇語聖旣桀往而堯今農帝方神遂昏前而且卽奇謀神秘非假書于黃石雄斷
縱橫詎規符於亥女近以五載巡初省方伊洛九州狩晚講戎許鄭舉鸞旂而遐指飛翠蓋
以長驅垣壘肅而未遷山川儼而無改徘徊丹浦事乘間禮之辰顧步青邱情異撫軍之日
波瞻舊漱水變沉沙之奇堞望前墉城餘拔轔之所以滄哀霜露攀日月而不追○痛風
枝懷天地而莫報金墀在御方九仞以○深玉葉叫軫擬萬鐘而○○○範義○楹書鳳篆
留規通千裘治愛守天○憂擾峻於洪基○奉帝猷誠虧光於寶祚屬辭抽思實無○於揚
名相質披文庶有裨於紀德乃爲頌曰乾綱肇絕神鼎初飛妖凌三季兵纏九圍玄功孰纂
神器無歸瞻烏逐變卽鹿乘機穆穆聖祖桓桓神武電擊河汾雲飛京宇克清龍戰載安釐
柱祀叫禋宗樂諧率舞漳濱渭起洛汭鳴張薦驚權極逐犯封彊裂冠稱帝犯蹕圖王豈知
吳滅未斷虞亡睿后重○謀超羣彥雲輞西伐霜戈東戰元惡懸首凶○○○一縱而擒義

多奇卡冰銷日域霧斂星區龍○○○鳳○來蘇虔奉天祿恭膺帝圖陶甄太素亭育尊盧
啟光夏政誦恢周道濫以菲躬聿承大寶宅侔宇宙業均犧昊豈改文明實資衡保載省王
風順驅月○津由漂鹵塗經絕巒思動則天慕纏因地敬愛攸屬明發奚泊寒移暑謝律變
星迴陣雲先滅月壘欲開毀垣殘柳寒井荒苔水侵墜石燧掩飛灰泗水詞斑○陽紀蔡式
傳經略敢竭虛昧坤紐方輿乾張圓蓋騰實萬古飛英百代

碑陰

司空上柱國英國公臣勣 中書令太子賓客兼修國史○文館學士上柱國高陽郡開國
公臣許敬宗 兼侍郎兼太子左庶子護軍臣辛茂將 兼吏部尚書護軍河東郡開國公
臣李義府 兼兵部尚書上柱國樂安縣開國公臣任雅相 銀青光祿大夫行中書侍郎
兼行太子右庶子上護○○恩縣開國公臣許圉師 正議大夫守度支○○上柱國范陽
郡開國公臣盧承慶 左衛大將軍上柱國范陽郡開國公臣張延師 右衛大將軍上柱
國漁陽郡開國公臣慕容寶節

唐勅建等慈寺頌并序

顏師古

若夫有功可大盛業光於四表有親可久厚德加於萬類救災撥亂闡宏威以則天立愛宣
慈垂至仁而濟物其於司牧黎獻汲引羣生窮高極深道闢致遠伏以現神通力摧破波旬

之兵開方便門消滅巨捷之罪斯蓋法王聖跡調御善權不可思議莫知邊際者矣自隋曆
云季政網不綱海岳沸騰函夏圯裂繩樞競起白挺稱兵毒卉冬敷妖精晝隕五山並食九
嬰爲害交相吞噬恣行剗斷仰籲蒼昊跔躋靡依俯墜塗炭息肩無所剝極則亨否終斯泰
用集明命爰啓真人我大唐皇帝慶發靈圖祚曜寶籙撫茲歸運拯彼橫流惟神惟幾乃文
乃武聰明時乂勇智自天猗歟五材聖質苞其純懿大哉七德宸鑒測其幽遠至如封胡異
說力牧奇篇玄女黃石之精微玉帳絳宮之秘要莫不裁成睿思總制深衷超冠情靈之表
得諸耳目之外爰茲草昧自彼參勘投袂濡足東征西怨克剪方命鯨鯢斯盡芟夷干紀方
域底平掃櫬槍于天衢匪遑寧處戮獮狂于地表無思不服阪泉涿鹿之師語勤已陋共工
有扈之戰固多慚色載籍所傳孰可侔其彷彿有象所寄安足紀其希夷武德之初諸華未
緝穀洛大地尙阻朝風念彼王充偷安假息悼干戈之日用悵烽燧之多警於是親總元戎
授茲戚鉞建瓴東下將一車書北據崇芒南屯伊闕雲羅既布指期滌蕩然而賊酋竇建德
往因多難夙長亂階僞黨實繁凶毒孔熾妄作玄珪之瑞竊號夏王驅夙黑山之旅擅強河
朔破邑屠城斬祀殺厲矯誣上帝多歷年所又以逞其狙詐乘彼阽危卽傾詐之人徒收亡
隋之文物遂乃憑陵濟代薦食徐堯驥勝愈驕負力作氣惟茲勁寇同惡相求果此役也實
來赴援溯流而上奄至滎陽間使驅馳潛申約結將規合勢以抗我師首足是資實同夏屋
之獸前後迭至冀效常山之蛇妙算所甄洞其曲折中權所稟見可而進是以引麾北制移

蹕東虞天策頻加神鋒累奮其後酋渠相命妖孽並臻鑿齒之類爲羣竄羸之徒成列發自
板渚迄於此地獵獮爭先陸梁競出比角舉尾飲竭洪流吞石噉沙聚蔽陽景皇赫斯怒爰
整六軍飛廉翊衡豐降先路然後置天地之陣揚日月之旗震夔鼓以申嚴鐸虬鐘而大號
星流電擊鳳矯龍騰邱巒爲之震跳梗林于是靡拉陷堅挫猛刮野掃地喋血僵尸填坑滿
谷擒茲元惡未及旋踵仍執醜類曾靡子遺渙若冰消灌同魚爛氣棩祛除風雲融朗列代
神璽莫不畢收前王彝器此焉總獲既而乘輶西返旹旆右臨奮決水之威乘破竹之勢廓
清萬里大定山川散馬華陽飲至豐鎬豈如漢王力競屢見屈于成皋魏武爭雄久連兵于
官渡及夫海外有截宇內無虞執玉帛以臨朝垂衣裳而班治珍符雜沓繁祉氤氳甘露熏
風時和歲稔正蕭韶之樂非止咸英定郊雍之禮豈惟俎豆跂行喙息跕寶排珍邇陼游原
遐闊泳末攬摯忘嘴距之用夷狄齊冠帶之倫外戶常開內機不作賓含靈于仁壽變品庶
于陶甄思廣舟航無間幽顯靜言官首或握節以殉忠追悼行間有蘊輪而棄野愍疏厲之
罪方滯迷途念刑天之魂久淪長夜以爲祓除苦累必藉勝因增益善根實資淨土乃命克
敵之處普建道場情均彼我恩治同異爰立此寺俾號等慈境實鄭州縣稱汜水班倕爰集
矩矯斯備式構寶坊樹茲靈塔飛梁虹指浮柱星懸層閣崢嶸修廊黝靄朝雲慙起華礎流
津曉露微沾夕盤泣渟茹蘆在阪化爲瞻荀之林熠燿宵行翻映摩尼之彩傍開柰苑敷淨
花而韓眸却帶蓮池積定水而澄湛結衣萃止振錫來儀戒品齊芳禪枝並茂其地則遙瞻

太室夏后之所發祥近眺襄城軒轅于是訪道舳艤控引循金堤以偏側冠蓋往來趨玉門而隱軫勢居爽境物稱衍沃誠原陸之膏腴信康莊之都會豈惟致罰之野獲免汙濁淫慝所懲赦其京觀乃令深入緣起永脫蓋纏普賴法財同歸妙樂悠悠曠劫憑慧力而靡偏亹亹恆沙譬福聚而無盡南山之壽既彌茂于億年北極之尊實牢籠于萬代竊惟望雲就日博貫多能理極寰中道臻繫本考覈篆籀徧詳流略定儒墨之短長棄刑名之苛繞纖微必舉幽顯悉應不能遁其隱奧無所潛其盼鑑五老變爲流星懸識象緯八靈行于積雪曲盡物名昃日忘勞昧旦不顯尙想巖穴博逮芻蕘供幸滿堂之歡猶興納隍之慮愛踰祝網仁兼扇暍降玄覽而游藝觀人文以化成賤齊梁之短篇鄙寒苦之危調轉規注河之論聽者開神芝英垂露之書覩者眩目飛媛妙術抑呴神工制律呂之輕重知草木之情狀郁哉煥乎弗可記已重明養德守器光于七鬯璇枝樂善作同列于維城威儀抑抑良翰赳赳文士蘊金錫之姿武臣表熊羆之狀耕田鑿井雖受賜而無跡擊壤鼓腹諒日用而不知百年然後勝殘仲尼之言斯闢三脊之茅難致夷吾所志爲小蓋夫植操恆久莫良乎金石盛德形容聿宣于歌頌末臣庸謾預奉鴻猷雖罄智才未揚休烈其詞曰肇自元極初分太清二儀定位四大居貞緬求邃古逖聽遐聲質文遞變粹駁殊名其一季業紛詭政荒道喪逐鹿爭驅乘龍有亢亟羅不造時逢無妄至治莫興嘉生靡暢其二沿德既厭炎運將徂鴻飛野滿狼入朝蕪綠林叛渙青犢睢盱中外板蕩億兆淪胥其三聖帝膺期愍彼顛覆始建天柱初安地軸

萬域畢夷羣凶盡戮芒芒率土俱荷亭育其四壽華臺社用康國步陽紓斃慝實清王度牧野
非艱鳴條豈固勢踰籜卷俯同榮庄其五魔衆旣摧勝幡斯立釋茲罪垢傳申幽執施以無畏
斷其餘習卽此戎墟招提攸葺其六雲樓赫擇月殿瓊瓈冬延愛景夏納清風白蘋齊葉丹桂
連繢綺疏瞰迴繡桷凌空其七金繩吐光寶鈴和響香繞梵音花飛仙掌妙相縱寂貞容煥朗
開士宅心伊蒲瞻仰其八崇巖秀峙迅流常邁石城迴曠龍池斜界左顧敖稿右通汜鄒實惟
勝境誕標靈怪其九至人惠利正覺津梁偕登萬善普照十方深慈廣博冥慶遐長式光勿替
永播無疆其十

碑陰

等慈寺碑文觀之則知唐興由於據虎牢之險然非惟唐昔虢叔恃險晉悼扼險漢高塞險
蜀兵守險亦皆經茲仰惟聖朝開萬世之太平尋改古崤蓋原路通函谷名焉爾瞻袁軾承
乏儒林以諸生丐詩紀關號沿革漫賦一選敬勒諸碑陰云其詩曰

汜水有古崤嚴險聞天下陵阜兩相嶮溝池深莫跨榆關爲等倫函谷實隣亞在昔虢依固
不脩鄭所罷制色始得名姜嘗爲段假春秋戊虎牢楚漢爭王霸成皋險莫塞天設鎮中夏
下迨張呂徒築城亦拒把唐奮武牢東王竇因○獲往事俱陳跡登覽總堪○詫險若爲平
皞皞聖朝化虛設抱關人歌詠樂閒暇

右題虎牢關大明正統十年歲次乙丑四月二十八日吉旦前鄉貢進士鄭州汜水縣儒學

教諭豐城袁軾題

年豐古利度香風隱隱雲峯一望同前後殿脩分小大昔今廊建各西東泉含翠影長松茂
壁露金光旭日通禪法講談清淨坐傳流釋散有多功賜進士中憲大夫知濟南府事致政
成皋陳銓題回文

上邑侯謝公書

宋茂源

朝廷設官置吏凡以安民近世貪墨成風體此意者百無一二吾公江左名士桐城望族家
世理學公父筱榭先生著訓子筆記以理學傳家志在孔孟一入仕途不問而知爲民之父母也及奉命出宰吾邑士
民有知公之梗概者聞公來莫不舉首加額私相慶曰出水火而登衽席其在斯時乎甫下
車卽振風俗勵學校初政綽有可觀以厚務爲寬厚凡姦宄盜賊一切含容姑息略無懲戒
以故獄訟繁興竊劫日盛豪強肆害善良衙蠹狼虎平民數年來積弊釀害曷可勝紀然此
猶其細焉者耳方今比年水旱不時五穀連歲不登往來之應酬不減公私之花費如故延
至今春家家倉箱空虛處處錢財缺乏赤皮露膚無完衣者不知凡幾茹糠啖菜日不再食
者不知凡幾或依附親鄰或流離遠鄉若是者又不知凡幾兒女啼飢號寒父母吞聲飲泣
有父母之責者見此民情當必潛然淚下斯卽捐俸賑恤亦所甘心又何忍增益賦價以苟
免些須之賠累乎夫吾汜區區片壤賦役繁重民本不堪今於常額之外又加十分之三吾

民何罪又遭辣手欲緩須臾之死而不得乎卽謂銀價增高糧有賠累然前此銀價低時屢年亦常額外羨餘何未聞有減價之議乎况公賣窮民灘地借口急公辦料究竟仍派閭閻此錢依舊獨吞豈不可借此以補今之賠累乎前不減價今乃增價前則利歸於已今則虧歸於民是誠何心者所以一人之憤懣難消千人之愁苦莫舒一唱萬應齊集公庭者幾至數千迹雖可疑心原無他不過令公見此情形垂憐于萬一耳公乃大動雷霆執其村鹵不遙者數人押班禁獄欲詳辦治罪嗚呼彼村鹵何知行其徑情而已矣譬之襁褓兒童有時疾痛難忍卽在父母懷中號哭撕鬧爲父母者卽鞭撻至死有是情哉余素欽重理學讀公所梓諸書驗公所行諸政心實歎然欲趨赴公庭直言規諫近侵越而自嫌欲閉戶家居坐視民愁終淒切而不忍抽思萬端不得不此激切之語冀獲一悟庶幾仁心感動利念全消體朝廷建官之意哀民愁欲蘇之心糧循舊額價仍平昔罷格外之征釋村鹵之民將見人心歡悅頌聲播揚懸匾銘石種種榮施不一而足較之增益賦價苟免賠累以貽萬民之咨嗟者其得失榮辱爲何如也古人云苟利於民死生以之此儒者本色惟吾公實重圖之

戊午十二月社會示

許勉燉

照得家有塾而黨有序學貴藏修尊所聞而行所知功宜懋勉經天緯地都從書卷得來致主澤民皆本秀才做去咬得菜根斷一生事業方成立得脚跟牢百代勳業始建志趨何可

不遠大品行何可不光明謝太傅布衣時早有公卿之望范蜀公舉子日便知廊廟之才乞
火掃門終非賢俊求田問舍豈是英雄身遊芹藻之中固見姱修不乏名廁膠庠之內亦或
敗檢時聞爲鄉黨所刺譏衣冠喪氣受公庭之斥辱學校蒙羞是以上憲念切作人情殷造
士舉行社會頒示科條不獨多士作千古才人實欲望諸生樹百年大節某濫竽墨綬學製
花封樂爲同志裁成喜與羣賢切琢所願愈加砥礪深自濯磨共成磊磊落落之人勿效瑣
瑣屑屑之才共立堂堂正正之品勿學庸庸碌碌之流訂期於二月朔日各社長傳集閩社
生監羣集明倫堂上遵奉撫憲條約按簿稽查善相勸過相規端藉良師益友入則孝出則
弟不愧待後守先聯一日之襟裾論文講道設兩齋之几席治事明經日就月將儒行因而
彌茂春絃夏誦文風從此益邇聽文囿聲聲無非麟鳳看名花朵朵盡是參苓在邑令與有
榮施爾諸生寧忘鼓舞所有月課經書詩賦等題預行頒發牘下製成至會日當堂一齊繳
卷考三冬之攻苦慎毋勦說雷同費寸晷之鑽研足給讀書積學特示

勸捐修墊道路示

婁謙

照得汜邑城外護城隄工業經本縣首先倡捐與同城官經營相度幸各紳士商民踴躍樂
輸共成盛舉畚築竣事並得新河開放改歸故道從此夏秋盛漲波既不撼夫城垣水卽不
匯於闔閭是此邦急公好義實爲可嘉惟念地當東西之衝賈多車牛之服隄鞏固而流行

轉隘路低窪而泥濘不堪傷哉行路之難何必蜀道邈矣司空之易全在有司爲此再行示
仰爾等望衡對宇免騎馬以到僻遠人越國過都恐上魚而裏足當大功之克歲自一實之
尤輕乘此人夫雲集之時各爲量力捐輸一律鋪墊高坦庶水潦之至滲歸兩旁因履道之
坦坦庶行旅之熙熙所費無多其利甚溥豈得隴望蜀之可比乃維桑與梓之必恭言之諄
諄籌之速速本縣有厚望焉特示

頒發義學條約

婁謙

各義學師知之所以設立義學者原爲非養貧家子弟起見爲之師者卽宜以非養之責自
任富戶敦請之師功課勤惰尙有其父兄稽考至義學則彼此泛視無有過而問者豈知此
中皆貧家子弟其望教也尤亟其教之之權尤全於爲師者是賴若僅視爲具文有名無實
何取此一二無拘束者以曠寢人歲月乎子弟之才智雖不可多得然有教無類因其質而
造就之總在盡心焉耳矣如其質地開朗易於上進固宜誘掖獎勸使之立志向學且誠其
家勿以雜務分其心勿以無謂輟其業俾終身實受吾益而後爲成人之美也卽質僅中人
以下不能習舉業者亦須教以識字寫字通曉大義變化氣質將來或農或商藉以安分守
身不至嗜利忘義作奸犯科流爲鄉曲秕民也其教法于每日功課之暇將孝弟謹信愛衆
親仁等類格言懿行隨其記性之高下或三四字或三四語與之講解粗淺義理何者爲孝

何者爲弟如格言孝則竭力養志弟則徐行後長之類懿行孝則於田號泣弟則有庳親愛之類謹信等項亦然如此指導雖魯鈍者二年亦能曉數百字義既可藉以啓其悟並可藉以端其心功課不煩而爲益甚大積至二三年習與性成鄙薄者將漸循謹矣又儀節爲幼學第一事言動舉止均須閑以禮法斷不可因陋就簡聽其抵掌翹足致同戲兒蒙以養正正以此也各塾師務深體予意勿視爲泛言常言而忽之其逐日所識之字句令每人各記一本隨時溫誦回解且以便予親詣查驗也

重修汨水縣學宮記 康熙三十四年仲春立

張國輔

歲癸酉春王正月余奉命來牧成皋至之日單騎渡河採訪民間利弊僉云年來荒歉頻仍百務俱廢及抵任謁先師見大成殿棟腐榱折尊經閣東西齋頽然無存啓聖名宦鄉賢祠明倫堂漸卽于圯兩廡僅敗瓦欹椽周垣不備行人取道而城池公署倉庾亦復狼狽不堪雖爲政者事事整理然學校爲政教之本終不忍以他務先也修葺之責余固毅然不辭而經費無出徒託空言余于是竊有感於聖教之不明而民俗之邪慝也聖賢以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倫恩義序別信之道教天下同焉者之謂正異焉者之爲邪故于楊墨則辭而闢之卽夫子嘗曰非其鬼而祭之詔也又曰敬鬼神而遠之今汨邑琳宮梵宇寺觀之所無不共飭凋敝而興起之更有設會演劇所費不貲微論犯先聖詔鬼之戒亦甚非敬而遠

之之意也夫學校爲教化本源之地大聖先賢爲至正至尊之神反膜外視之而忍見其殿廡傾圮風雨漂搖使籩豆陳設之無所肄習鼓歌之無地也亦惑之甚矣夫聖道之大學校之重前人論之甚詳無俟余之復爲闡明而卽以里黨所惑者一提醒而返觀焉知汜人士當有翻然猛省而樂輸恐後者孟子曰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矣奈此舉蓋正其經之旨也夫至于汜邑五十年來掇科之人今饗宮之內煥然一新從茲爭自琢磨人文丕變蒸蒸蔚起余之志願遂矣工始于康熙三十二年癸酉春三月告成于康熙三十三年甲戌夏四月余首捐三十金以爲倡其自學博佐琴幕以下與夫紳衿之樂功者不一而足宜壽貞珉共垂不朽云

二山書院記 乾隆八年閏四月立

許勉燉

汜有書院舊矣東曰振雅西卽繫以古郡曰成皋距城相望不三里而有二諸生誦讀聲相聞蓋博習親師有資敬業樂羣有地矣古之學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無之而非學也今自成均辟雍而外行省郡邑莫不立文廟以奉師表卽往往建書院以育英才而宅中都會之處風聲尤殊則地靈所鍾人文所集理有固然夫域異小大學無小大邑之有治是亦邑之中與其都會也絃歌鳴和於東西而闔閭雜呶介厥中不爲諸生謀修息之所於泮林之側大懼彼都曷咏城闕成謠士之游於邑者於何觀德問業是則學之不光抑亦教之有闕

余來是邦懷此久矣顧力未遑舉國子生何子憲古慨起任之度地營舍割已產百畝助膏火而余乃得增構椽宇撥置河灘地八頃有奇以廓成之既成名之曰三山三山者案也印也臥龍也緣堞而鼎峙治勝概在是斯氣精爽萃是將使迎其氣以發蔚然之秀而且繫名維近用別於東與西也于是延山長主講席選邑士之俊俾就學焉時乾隆壬戌之六月也旣與立課程公餘則造而考其業諸生彬彬咸謁爰進而詔之曰賢亦知學之所以爲學乎宣聖開宗明義首揭學而時習爲訓夫取今日所未知未能者而學之此學之始也取前日所已知已能者而習之此學之繼也又取平日所習知習能者而時時尋繹之此學之無間斷無窮盡也不熟不已卽熟而猶不已自古神聖賢人以及通儒名彥下至百工衆技未有不時習而能底于成者故溫故知新可以爲師知新卽寓溫故中則所學在我其應不窮溫故者時習之謂也子夏云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學以日記習以月計西河之教疑于夫子所自來矣且夫學非一端而已也師氏以三德三行教國子司徒以六德六行六藝賓興之予以四教文行忠信教弟子則以餘力學文教顏子則先博我以文文者詩書六藝爲學者入手工夫古人八歲入小學教之以禮樂射御書數樂正之造士也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而子所雅言亦惟詩書執禮其徒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經解曰入其國其教可知溫柔敦厚詩教也疏通知遠書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絜靜精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由此觀之教之所以爲教學者之所以爲學何一不本于六經

而後進之于六德六行者哉善乎柳河東之論文曰本之書以求其質本之詩以求其恆本之禮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斷本之易以求其動此吾所以取道之原也參之穀梁氏以厲其氣參之孟荀以暢其支參之莊老以肆其端參之國語以博其趨參之離騷以致其幽參之太史以著其潔此吾所以旁推交通而以爲之文也韓昌黎進學解曰先生口不絕吟於六藝之文手不停披于百家之編皆言學者取材之富與用力之勤也昌黎又曰作爲文章其書滿家上窺姚姒渾渾無涯周誥殷盤詰屈聱牙春秋謹嚴左氏浮夸易奇而法詩正而葩下逮莊騷太史所錄子雲相如同工異曲此言學者逢源之效而自得之樂也詩不云乎惟其有之是以似之蓋學以經爲主而輔之以秦漢諸子暨唐宋八家關閩濂洛五子之文兼綜遐覽以廣求其見聞而會通其義蘊及其有得發而爲文汨汨然來而且浩乎沛然然則爲學之方非博無由返約非多學而識無由語以一貫也夫窮經豈徒通經而已哉經明者行修而人爲完人經術經世務而用皆實用澤之躬而措之國家天下胥是物也今之學者抱殘守闕其病首在空疎朝誦夕忘其病更在苟且欲救苟且之病則以溫故知新之說進欲救空疎之病則以研經學古之說進此非余一人之私言也先聖昔賢所以垂教立訓莫不由是也旣以語諸生復錄而勒之且述所以設是院之意以告後之學者

新建南門護城堤記 乾隆四年八月立

許勉燉

邑於汜水之陰則汜之安瀾卽邑之安堵也汜發源嵩支之方山分流九十里至邑城東南隅匯聚爲一上游水道廣衍及其匯城隅也南崖爲翠屏山足土堅而形高乃緊循北岸忽注而西復折而北入於洛達於河方其水落波恬僅盈盈衣帶耳或值夏秋霪雨泉源暴溢層巒疊異建瓴而下洶湧騰躍遼城以趨而南城之西雉及西城一面實當其衝是以頻年決齧址傾堞毀已百有餘丈卽其幸存者亦累卵于危崖急湍之中而岌岌然不終日也夫邑之有城將以職啓閉時出入詰姦慝禦暴患今汜一日不寧則城一日不得固城一日不得固則民一日不得安是邑以汜名而汜之繫利害于邑也由來鉅矣舊傳有護城堤自康熙壬辰以後潰陷積久土人不能指其處前令羅侯謂築護堤不如徙水道規對岸民地別開引河而於舊河之傍橫土壩以禦之使水專行新河請領公帑疏濬告成豈意丁巳之夏水勢倍常土壩塌新河淤怒濤仍肆憑陵殘雉不堪剗削上憲惄然憂之會余于戊午冬自汝南移蒞茲土進謁各憲首以禦汜衛城爲諱命履任後相厥形勢尋厥源流詢邑人以前此護堤之益而熟權引河未克奏效之故乃知經久利用疏濟急利用捍捍水之小而遠者宜挑水壩捍水之大而逼者宜護城堤議于引河南西兩岸開廣五丈以暢其流更于上游建竹絡壩五十丈挑水使入引河則城不當衝突至南西城已陷之處應于城外臨崖密布排椿內外三層鈎以管木盤以大埽實以軟草培以厚土期于堅實然後樹址繕堞以爲善建不拔之計若水小至則捍以壩不得溢行舊河其去城固遠水大至亦捍以堤卽或少浮

埽際其臨城亦未逼庶幾備險有資而設險永固也核木石夫役之需二千餘金未可以一
邑之事重糜公帑而余自念十年廢棄重邀錄用于國無涓埃之報且此固守土責也倡捐
三百金而邑之士民以僉居之思兼好義之念舉欣欣然率先輸効余度其事能集爰列梗
概陳于各憲而藩憲有急公可嘉是否樂輸之詢恤民隱戒科歛也道憲有鈎木宜減管木
宜添之諭慎工作定程式也郡憲于是親歷河干揆度機宜謂疏濬且需異時堤壩速宜兼
舉重經始權緩急也而又頒清俸以先之移贍緩以補之延紳耆以獎勵之勸率作裕經費
也申請大院檄飭速行順輿情軫鞠謀也噫凡事易于樂成而難于圖始今茲之役自上逮
下莫不以其勞爲不容緩以其功爲必可成綱繆于苞桑之形董勉于胥匡之訓非惟下吏
之幸實斯土斯民之福也乃諭吉六月二日創工南城之涯選材命匠担石負薪余循行督
率銖委必酬其值旣稟必稱其工堤與壩同時而建越五十餘日亦同時告竣溽暑而民無
怨咨霖雨而土無剝落水去北而趨南城居高以臨下翠屏對峙一泓湛如幾幾乎流而不
盈行險而不失其正矣且今歲中州苦澇而汜邑得免陽侯之厄俾得從容展布以卜厥成
此則彼蒼默感各憲爲民之誠而陰相吾民終事之義非余之所敢居也夫西城之工袤而
平南城之工促而峻今南已卽叙將俟農隙之暇徐及于西成竹可復而驗也抑又思汜爲
患于邑若切膚而四鄉騫遠焉今雖不擾民業傷民財而輦負子來四鄉實效以外衛中之
誼夫在邑之與在鄉非其姻黨卽其庄佃吾願邑之人士食其力而知其德由此篤桑梓之

愛修親睦之雅相友相助一邑爲一家又何利之不易興而何俗之不可美哉邑人于南堤之成請余碑記其事爰樂而書之且以此告焉時共襄余勞者爲城守黨君弘道而筦工料出納者則紳士何憲古禹謙謙禹履謙趙永壽趙三畏何林松張燕調張貞生王兢王慎行禹冕何獻瑞也績不容泯得並書之其他好義輸助者則俟西堤工竣而並勒以傳

新建西門護城堤記 乾隆五年八月

許勉燉

歲己未八月築南城堤壩落成余旣爲文記之越百有八十日乃從事于西非敢緩也蓋爲民也前此水冰地凍力多而功薄又前此築場納稼官役則農荒疇司土者而以衛民者病民乎比今年春麥茂矣麻藝矣梁秫萌矣民閒于野耜懸于室乃得鳩而役之又當鄰災粟貴爭以傭值餬口工而寓賑兩利倍焉此固所謂使民之時哉爰卽前所規度期會而舉堤則自南迤西循城而下周城而止壩如亦之自春徂夏蓋六十餘日而卒事工之委視南四倍而告成之期則約相等余乃歎司土之責莫切於爲民興利亦視乎其志而已是故仙宮貝闕金碧爛焉梵宇浮圖霄漢迴焉蠹吾民也不如其已危亭遠榭足寄臨眺曲沼曠園亦資流賞蕩吾民也不如其已更或休生景杜易置方隅良巽坤乾厭勝形勢意亦爲民而理晦事緩惑吾民也不如其已若夫有堤斯有城否則無城也有城則有民否則無民也卽古君子知務者處此有不以茲役爲亟亟者乎惟爲民故無之焉敢忽選木必鉅捲埽必實排

椿必密鉤管必固土石必厚寧浮于前估之值而復周于估所未及者繚垣以護之樹柳以蟠之土牛以豫之而又廣引河而南之決淤沙而下之而且益攔水壩以砥之複而固若重門亘而綿若嚴陣亦曰爲民故不敢忽也爲民故無之焉敢擾材鬻于市勿盡其林圃工應于募勿驅以征徭帑掌于紳士勿侵以胥吏民蓋爭趨若驚有人滿而慰之去者矣無執朴而強之來者蓋亦諒其爲我而非以擾我也噫自張侯建堤以後圮毀者三十餘年此三十餘年之司牧夫豈無爲民之心而卒因循未舉迄今者意必曰工甚浩也日持久也財無出也民不從也遂使殘城累卵之形赤子抱其魚之戚余之迂鈍萬不肯步武前人特其圖之始者其志也決而貞之終者其志也專竭其金錢不言貧疲其形神不告瘁籌蚤夜廢寢食犯風雨寒暑蓋一年于茲乃得告厥成于上台貽厥寧于一邑洵乎材無短長力無纖鉅而惟恃志之足以集事也史稱尙書之堰御史之渠其利溥而名垂固非蕞爾之圖能希萬一乃若白公蘇公先後守杭爲堤明聖湖因繫其姓千百年後歷之者猶追念風流不已彼特助湖山之秀麗而此關廬井之安危昔之人旣堤以人重後之人或人以堤傳是未可知是余之所旁皇而冀幸者也然余聞張侯創是堤織之以柳柳成圍矣特無嗣而葺焉者遂至漂敗滅沒求其遺蹟不可得徒令余慨想而無從今願繼令是邦之君子咸樂與余同志弗委而棄之益培而廓之寧使全爲嚆矢之先導勿使異日之慨想于余如余之慨想于張侯則民之厚幸也夫

傅巖里商相祠堂記

許勉燉

天下學者皆宗諸孔子自王國辟廟下逮大小郡邑無不建學立廟自天子以至公卿大夫士無不北面拜跪且千古爲學之方莫備于大學論語水有源木有本六藝所折衷者在是也雖然發聖學之蘊非創自孔子也實始見于說命曰學於古訓乃有獲此卽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之旨也曰惟學遜志務時敏此卽學而時習與學而不厭之旨也曰惟斅學半念終始典於學此卽朋自遠來與誨人不倦之旨也至大學首揭三綱領明德見于堯典而說命所云惟天聰明惟聖時憲者非卽明德之說乎新民見于康誥而說命所云惟臣欽若惟民從父者非卽新民之說乎而且極其要歸曰慮善以勤勤惟厥時又曰惟厥攸居政事惟醇非卽明德新民止於至善之說乎然則內聖外王之道畢舉于說命中而爲大學所原本也獨是孔子之廟偏天下而商相之祠寥寥無聞抑又何歟夷考傅巖之野地理今釋謂在今山西平陽府平陸縣東北二十五里一名隱賢社水經注云河澗水出虞山東南逕傅巖歷傳說隱室前俗名聖人窟予初茫汜水觀邑志所載城西爲傅巖里舊有商相祠久廢輒爲之慨然而歎嗣因事過其里則有祠三楹廟貌聿新乃其後裔聚族于此整理于十餘年之前者也更爲之欣然而喜今子姓復謀擴其舊模孝廉子默請記之於予詢其先世云自洪洞遷居是里洪洞距平陸不遠其淵源可溯也其本支有百也長幼數千指一村之中無二

姓也士食舊德農服先疇工用高曾之規矩源之遠者流自長本之固者未必大有由然矣堂既成歲時伏臘薦饗合食行其庭良臣股肱之容優乎如將見之捧其器鹽梅酒醴之訓儻乎如將聞之尊祖故敬宗敬宗故睦族雖不能及闕里之盛典而後人報本追遠之心則固無間也第不知居平陸者尙有傅氏苗裔否亦能飭庄祠宇以奉蒸嘗否其散處四方者亦復能如汜邑傅氏葺其先祠否惟是帝賚良弼旁求作相前承伊萊之業後啓鄒魯之傳說命三篇訓詞深厚垂教無窮則是祠也非獨傅氏子姓之宗主而實天下萬世凡爲學者所當宗主也歟是爲記

澗溝屈子祠記 道光十五年立

周開暄

讀書台東漢屈伯彥講學處也舊有石底山爲浮屠所據道光元年邵憲台官汜命增生王鳴岐等另擇隙地重修之明忠節汝南訓導王良賓之裔王宗禮時爲屈子祠道人願以己宅爲祠宅以己地爲祠田邵父師捐錢拾肆仟播拐區地二十畝以爲香火之資使諸生以時習禮于其台向之仰止無地者賴邵侯而溯洄有日矣道光六年澗筠婁老父師蒞茲土下車之日他務未遑先修齋宮繼起書院古廟立義學十二聚貧乏子弟於其中延師教誨嘗親詣塾講明經史申孝弟明禮讓三科內中試者九人狀元一人暄時主講覽古亭義學歌曰珊瑚羅才氣鬱貞先求賈誼及吳英寒儒誰復遺珠嘆多士還欣泮沼登喜聽絃歌來

偃室不謀溫飽亦王曾祇令捧讀賢明傳亮節清風倍服膺又曰種柳栽桑播義田師生處設青壇讀書台下聞新法賢者亭中留口傳投筆簿書無誤事採風形管已成編勸君還著大文字若諭何蒙十四篇俸滿引見回任竹馬之迎三十里暗亦重修屈子祠請婁侯曰是時也偶有儒行者一遇窮困卽謂報應或爽屈子生不享朝廷之俸死不傳平生之言僅附于門人郭林宗傳賢邑長之官斯土者或祀之社或式其里長言之不已而咏歌之瞻拜之不已而廟貌之亦可見爲善之無不報而後之爲善者勃然興矣計婁公回汨纔八日而陞杞判抑冤數十案課士子二百人日不暇食猶修先賢祠以勵後進其身去汨而心未嘗去汨也昨署印鄭縣理煩治劇之餘集汨之賢明爲一書節孝爲一書使後至汨任者登之棗梨則汨之砥行卓卓不將與屈子而並傳千古哉則卽讀書台記爲去思焉可

屈子祠記

邵堂

浮戲之山汨水出焉逶迤而西林木奧衍溪流環帶鬱然深美而秀拔者是爲石底山漢屈伯彥講學處也舊有台建祠其上後爲浮屠所居改爲聖母廟其興廢之由蓋不可得而詳矣竊維屈子生東漢末黨錮之獄方起獨能退棲山林傳經于家不與三君八俊者流同罹于禍而其姓名僅附見于郭泰傳然稱泰就學三年博通墳典名震京師蓋其有得於隱居樂道之義而深沉明達不屑屑于名利蓋可知也古所謂鄉先生歿而祀于社者此非其倫

歟時代隔絕欲訪其遺事而不可復得其所留遺祇此歸然一士址而今又將淪沒于風月
土礫中坐令古之遺澤任其堙廢而不彰亦守土者之咎矣構地立祠專司崇拜礪諸貞石
以垂久遠庶此邦讀書稽古之士知所景仰焉今雖不能復台之故基而二千餘年將廢之
述藉以存其實而永其傳未始非表揚前哲之一助矣後之司是土者勿以具文視之可也

重修元武頂太和宮記

乾隆四年八月

許勉燉

汜固山區也山在城者曰案曰印曰臥龍其突兀而鏻削者莫如元武頂漢書高帝四年坐
河南成皋靈台志謂頂卽遺蹟明景泰間邑先進陳太守銓刲廟祀真武而嘉靖初有王懷
者倡率邑人甃砌數十丈一厔插雲微徑如線凡三折而躋于其巔以其象武當之太和宮
遂名其廟而元武上游乃踞十景之勝自是厥後以地震山頽而更新者爲前朝顏令芳以
基圯廟湮而卜築者爲本朝吳令與儔重修者爲張令國輔顧峯之峻可百尋而址之廣不
盈畝風雨所薄上漂下齧以時培磴級塗紺碧俾屹然煥然常樹一時之望者則潞河王子
鍼之功不可泯也余惟山川之秀生之者天地而成之者人也榮汜鞏洛之間土崗綿亘強
半無名况是頂以一拳之形倚城而立無人焉表而出之塊然一阜耳今也琳宮峙其上竹
院森其側巖洞清幽宜亭曠雅湖遺踪于往古標名境于來茲彼其果有遭于是哉人之點
綴造物也其工乃與造物者相敵耶汜俗務本立農無舍業之嬉以茲頂之近在邑也父老

子弟得于其隙以遨以遊樂豐成而舒瞻眺其亦所謂百日之蜡而一日之澤與若其秀民之能爲士者挹凌雲之煙景攬大塊之文章予以開拓眼界陶寫性靈不無助也年來以其地高潔每令節慶賀必詣是宮望闕展禮余又以政事之暇偶一登臨則廣武大伾爲門戶清汜碧洛爲襟帶于山見中嶽之夐且遠于水見黃河之大且深千里形勢若聚米而指掌由其中以望則城市之闢駢衡宇之參差煙火之稠密鷄犬桑麻之暢遂皆守土者所顧之而色喜者也夫成皋巖邑也城戍于晉鄭蹂躡于楚漢角逐於王竇鋒鏑相尋載在前史民于其間幾不聊生以昔若彼以今若此然後歎朝廷之休養生息涵濡于百年之久也是邑之有頂雖非事之所以損益而可以覘盛衰治亂之跡事固有緩而實急者此類是矣抑又聞文王之有靈臺也所以察祲氣占雲物固勤民者之所有事而非徒侈觀覽之爲漢祖以靈名臺或者有昉于此後之人循名而思義則流賞之餘不忘政治是茲頂之爲功于邑也邑之十景兩相媲儻而以元武上游當玉清仙景余意未愜易之元武靈臺蓋參之今而徵之古云若夫吳記所云汜治由南而北形爲水城汜流自巽轉來亦合水局元武坐鎮北極實兼水德治之祀真武猶山之不可無元武理或有之非余之所知也

重修蓼子峪河神廟記

許勉燉

蓋聞郵表水庸猶陳酒醴勾芒田祖亦構堂階凡以澤暨方隅是處還思愛戴功留土女誰

家不念尊崇爰開廟貌以巍峨且進豆籩而芬苾理固然耳情豈殊歟原夫蓼子峪者亘綿大伾環帶洪河花木葱蔚髣髴袁家渴畔溝塍歷落依稀華子崗頭爾其萬頃波紅夜夜惟聞激瀨千層浪白朝朝只見怒濤心戚其魚情殷抵壁乃允翕而波臣受職懷柔而河伯安流春水年年桃花無恙秋風歲歲瓠子依然鷄犬桑麻咸集神靈之呵護井疆廬舍共仰明德之維持於是架壑跨峯嵌之蘭若鎔金範土現出辟支叩講院之鐘嚮傳幽谷賡梵牘之唄韻落寒泓無何而矢激星移棲崩棟析幾同魯殿悵蔓草之千堆宛似秦宮歎斜陽之一片頽垣敗壁徒益悲涼苦雨淒風能無躊躇今茲里社踴躍整修鳩工庀材魯般則鑠其鳳鑷丹楹刻桷鄖人乃經彼龍梭畫棟重輝蠶鷺于天際雕甍再煥排玳瑁于雲間旣饒績而星羅復粉綵而綺布金容燦爛琉璃然鶴燄燈之玉帶垂垂巫覡醉蛛絲之酒將見風琴雅筦永慶安瀾鑿井畊田長歌樂土爰搨一枝之管用題三尺之碑

重修汜水縣學記

婁謙

今天子卽位改元崇儒重道數年內先後以理學諸儒向未崇祀者增入文廟兩廡典至盛也中州自前明訖本朝獲于是典者有三人焉吁伊洛諸儒之遺風蓋歷久而未泯然則士生天地之中際右文之朝其所以修身明倫仰承列聖涵濡暨今上扶世翼教之至意宜何如鼓舞而奮興也乎顧修身明倫關乎學校學校不立不但諸生無以時習禮樂且無以觀

厥型奉明禋也此文翁化俗所謂以學爲先與昔太史公觀廟堂車服禮器之盛低回仰止卒爲通人其時郡國未有學也而收效已若此况今無往非學而可置爲緩圖哉汜邑文廟之設已歷數朝而隨圯隨修理當竭力乃者宮牆內外煥然一新春秋享祀幸可以妥靈爽而肅觀瞻矣諸生顧明倫之義修身之本以仰溯伊洛淵源而無負聖朝作人之雅化處爲正士出爲名臣謙忝列守土有厚望焉是役也教諭趙君得辛典史倪君綬董其成紳士貢趙生萬卷劉中義廩生鄭應樞監生張儒林時雨興襄其事例得並書爰叙顛末而勒諸石

汜水護城堤記

婁謙

汜水有城無濠塹城抱廣武山東北依山城內形如釜底四圍山形如仰盂縣庭尤庳而小諸當大雨時行東則滎陽西鄙及本境東北之行潦爭湊東門內外直入堂皇南則禹密滎每縣及本境諸山之行潦西則鞏邑大伾虎牢關之行潦軼汜相逼而黃河邇來南徙時截玉門渡自北溢入嘉慶二十四年水入西門衙署民廬多被傾折官民遷徙至今夏秋連遭霖潦東西門雖設門板而城當外山水陡至巨浸汪洋城垣歲久鬆塌自前任詳修屢因工程停止未準登城四望令人寒慄囊行天下水國見困於水者甚多未有官民坐困於水者也汜水護城隄築自前令許公勉燉迄今近百年已無形迹予承乏汜水以來每思築隄捍水而官民皆貧興工匪易今年春謀之士商捐俸倡于上衆皆久苦水患傾囊恐後乃相其

地勢先築隄以護城已又開汜水故道從西南山下直趨黃河由是東南諸處之行潦流行
糾折汜不逼城或可百年無患雖大興民利未能如西門豹諸人然不煩公帑不役民力功
成不一月而金錢祇費數千抑亦古人所謂拙者之爲政也天下官廨無如汜水之陋初移
縣於此當不甚卑濕今則獨居汙下爲衆水所歸欲再興土木改建堂皇而力實有所未逮
且城內外得免于水患各安其房雖日在泥塗之中亦所甘心矣爰記之以告來者 銘曰
城依山險水奪民居下吏抱關一籌莫舒始時瘠土雨潤如酥三年以來陰雨多虞江漢南
溢河決淮徐矧茲蕞爾隄防曷疎爰築爰竣引水歸墟我民急公幸保田廬優柔不斷幾至
爲魚後來守土不見是圖

重修汜水縣節孝祠記

婁 謙

節孝之重於天下久矣立祠縣治多附學宮朝廷勅有司歲時祭享與凡崇德報功者比有
其舉之莫敢廢也汜邑節孝祠在城隍廟之東嘉慶二十四年巨浸灌城與文廟同時傾圮
今紳士重修文廟此祠未克并舉而祀典攸關且爲閨闥化導之本守土不敢玩視幸其功
費不繁爰爲籌畫計費若干鳩工庀材經營規度兩閱月而告成其木牌之朽腐者亦一一
重易使松筠之操不沒於瓦礫之場城隍歲時享祭祈禱頗多此祠爲所必經之處自時厥
後提廟貌之維新思朝廷之所重凡夫某氏節某氏烈某氏賢某氏孝既邀綽楔之榮復受

馨香之報其流芳於奕世者當何如感奮也工成爲記其緣起而勒之于石

修虎牢關記 咸豐十一年

項城王詵桂

蓋聞地理不判古今人謀則有疏密故以虎牢奇險至隋乃不難一旦失之庸妄者何足惜哉踵謬者殆未之思耳夫虎牢所以鎖鑰山河者以其高據大伾東汜北河勢盡川陸也故自春秋戰國以逮兩漢六朝或邑或郡或關或州並未去此而他圖卽或添旋門關於西添成皋關於東亦以左右此城未嘗置此而不顧古之人深知地利用能以一城而爲中州之樞自隋之移城山下也登高既可以瞰堰水亦可以灌况乎關在汜西城在汜東火器弓弩自相掣礙顛倒錯亂有如此乎尤其甚者流傳俗諺旣昧虎牢成皋之舊附會小說直作呂布張飛之城邑乘旣誤郡志依然不考史鑑不參水經惟取今城之內外土阜浪錫嘉名致近世談地利者爲所督亂且復筆之於書一似今城形勢且或過於古之制也者豈不重可訛也哉頃者毫匪西擾列憲知汜志失考據之實汜城失設險之意也謀修虎牢資控扼下其事於河南太守汜鞏大令及汜紳牛梧岡副戎前後遣員監修新關於汜水之西虎牢成皋之間蓋亦今日孔道也會汜人亦修寨於成皋關上可與新關相犄角牛副戎持稟列憲稿囑予爲文記其事予視其稿辛酉之冬己工興癸亥之冬始藏事砌石爲基築土爲牆牆之圍也以六十丈計基之厚也以三丈五尺計高則二丈五尺頂收一丈五尺敵樓一存軍

械資瞭望也水洞二洩山水保關牆也皆甃以磚石共用制錢五千一百餘千拮据於民力凋殘之餘爲時如此其久也用財如此其多也而卒能有成諸君可謂能事矣又慮關無後勁豫修老撻坡爲鞏關更恐關無守禦請撥開封營之弁兵蓋牛副戎之言如此予尤願其擴而大之也夫虎牢遺址宛然在也高出衆山其平如掌雖河囁其北而東西南三面重濠猶可七百餘丈其深則數十丈十數丈不等無論大加修整也卽僅安堞亦權可守如曉汜人以此地之利使之移彼就此插表旁築尅期可竣與新關成輔車之勢爲汴洛聯指臂之形豈不偉哉夫守洛之計八關以外間道尙多可慮當事者自有碩畫豈鯢生株守陳篇所能測歟直抒愚見深愧不文勒之貞珉俾記歲月裏事出資例應並書以垂不朽

太和山元武臺記

冉觀祖

康熙丁丑之夏五月余友龔子聖綜居於汜水虎牢之西虎牢爲古戰場地今屬縣郡蓋天中一大險要區也其地北近河洛周圍多險壑峻嶺昔賢高尙其志者往往卜塵于斯嗚呼阮籍意疏稽康體放潘安仁之灌畦垂綸有自來矣汜城東北一隅孤峯特起嶙峋千仞勢出天表則太和山之元武臺也築臺之意象武當之有太和宮也此臺四時皆宜春明景和山光如黛朝暉夕煙紫綠萬狀熙熙然如春則宜于春朱明啓候草木長茂涼飈四至百鳥變聲曠然如夏則宜于夏若夫秋雲幻熊秋月揚輝落葉哀蟬聲淒入絃寥然如秋則宜于秋

冰霜在庭羣峯凝雪層陰寒沕與空蒼然懷然如冬則宜于冬崎嶇而進凡三折而後達于絕頂層霄之域臺之上白雲縹渺入戶穿窗臺之下比屋環處亂點蜂房至如霧雨空濛千巖顯晦俯視平川白水汪濊冥冥茫茫然如江之匯及乎晚風颯雲歛晴空星月交光沕水淪漣與月上下漁火部屯明滅林外村墟夜春若遠若近登斯臺者心目披豁恍置身於清虛碧落間備四時之氣而觀一郡之風巍乎高哉洵虎牢之巨觀哉近因地震臺傾法象露處汜賢侯張公卽思捐俸建修奈兩袖清風獨力未就而汜之士民又無有身任其勞者僉曰此臺工程浩大修復維艱非一簣一木可按月計日而成也是年龔子遨遊其上偶一寓目輒徘徊嘆息不忍去歸而謀諸三韓安趙二公慨發善願傾囊倒篋捐數千金以授龔子又囑邵子五玉熊子善長申子敬之閭子栗完分任其事汜賢侯張公捐俸百金日犒酒餼別勤惰又敦請邑庠生王子連城張子恂如趙子明我督工建修於是邑民或分升斗或割鎰銖量力捐助樂趨恐後千夫萬杵動若雷鳴肩石擔泥奔若集雨爰擇佳辰高升畫棟聚臺邊頑石助講堂布地上黃金共成勝舉安貞武於臺中仰淨域于天半崇牙複翼陰彩雕櫺曲經迴廊無美不備厥後龔熊諸公繼安趙二公善念創普陀崖於臺東建廣生殿於臺後弘開瓊宇肅布齋壇高高下下幽趣無窮吁可謂盛矣但富於煙霞貧於供養卽清流可吸枯木可刈難爲無米之炊也且法輪未展先展食輪六處維新當先壇處安趙二公又置養善地兩頃以爲悠遠然修之資從茲僧有坐性寺有傳燈松膏常繼虛堂昭輝煥之儀桂魄

高懸大地盡琉璃之界試看金鋪射晴旭可容駕象法王來朱宇納層雲不礙鳴鸞仙子過空中樓閣再揚鐘鼓之音物外煙霞復闢琳瑯之境樵歌與梵唄相答漁火與佛燈相映近山而猿鶴參禪傍水而魚龍聽法耳目莫非吉祥民物盡登仁壽風光無盡興會常新倘高人扶筇掃石正堪讀易說詩若韻士載酒尋芳亦足騁懷娛目千年名蹟不渝茂草一邑勝概盡收襟囊憑高懷古有文章山水之樂焉以視奔勞煩苦永墳苦海真不啻霄壤之隔矣夫遠稽前模非不塗金堊繡近閱臺制已成圯宇且頽一旦鼎建聿新有以妥神祇且以快登臨其山靈之感召然與抑物窮則泰否極而通其變遷有如是也龔子真不虛此遊矣後之覽者其勿忘諸公之德也夫

明汜水縣儒學科第題名記 成化十五年十月 陳 錦

洪惟我國家列聖相承百年之文運亨嘉而四海之內絃誦之聲仁義禮樂之化家稷契而鄒與魯矣故士之育于學校者莫不爭自奮勵務以學行文章取科第內而任公卿大夫外而爲藩臬郡守雍雍乎廟堂之上濟濟乎庶府之中以贊夫太平之盛者後先相望所謂唐虞之際于斯爲盛矣然則皆出于科第者有非他途而進者所能肩焉且開封爲河南名郡汜水爲開封屬邑山明水秀地靈人傑衣冠禮樂甲于他邑士之出于科目者恆不乏人成化己亥秋邑宰王君銘政暇謀諸金陵敘諭王君洪訓導咸寧康君銘南充張君詳取邑之

士中鄉舉而登黃甲者自永樂以迄于今勒名于石併錄其歷官蓋以重科目之選而啓諸士子嚮用之心也俾余爲記余忝廁名于中固不宜文但邑宰屬之懇切辭不獲是以忘其固陋勉而爲之言曰仕進之途不一而科第爲最盛是石之勒不取諸前無以基後人則效之實不錄諸今又何以啓後人景仰之心哉故善學者于此藏焉修焉一舉首而寓乎目得不起其高山仰止之心乎息焉游焉一舉足而感乎中得不勤其景行行止之念乎其所以觀感興起而爲成德達材之一助者豈小補云乎哉雖然名者實之賓也實之所在名自隨之是碑既立凡鄉邦賢士大夫與夫耆英童稚靡不來觀焉必皆循名而責其實果其人之有立也故將歆艷羨慕之無已其或碌碌無稱所行非其所學豈止于指其名而議斥之實有玷于科目矣孰謂流芳當時貽美萬世者不本于人之賢否邪斯石也自余登第迨今踰四十年前令因循歲月未有注意于斯王君乃能創爲此舉者可謂光前啓後矣君字自新東魯臨清世家有寬仁之政且能作興學校獎進士類此其驗也尙期吾黨後生益加進修繼登科第故虛其方以待題名焉是爲記

明重修汨水縣儒學記 嘉靖三十八年十月

陳萬言

立學教士自唐虞三代已然其制度沿革與夫所以爲教考諸經可見已我朝立學徧天下悉取聖賢儒先格言大訓輯錄成書俾士子履行教之之術視古加詳故雖遐陬僻壤文風

不振至于科舉取士亦以五經四書爲根底而取其文之能發明斯道者舉而用之無非欲其推行之以輔理治化耳二百年來太平至治超軼前代而追綜往古有由然矣汜水縣學創于洪武之初天順癸未正德戊寅嘗增修之至是歲久滋弊金陵顏君以鄉進作尹于茲始至謁文廟升講堂環視咨嗟以興學育才爲政首務思欲新之邑之士夫與好義者君以其事諭之皆欣然願助貲効力未及數月而材力俱足刻日動工棟梁之摧折者易之瓦甓之脫落者補之彩色之漫漶不鮮者加飾之修廟自櫺星戟門正殿兩廡學自明倫堂啓聖祠敬一亭與夫講饌之所師生齋舍之設儒門碑坊之制皆繚以垣墉加以丹堊罔不煥然聿新經始于戊午之夏落成于己未之冬不煩民力不費官帑而倏然就緒時適春之仲丁君率僚屬師生行釋菜禮退就學館與諸生講說理道分析經義人心翕然交孚咸謂宜刻石以垂諸後夫立學以教士迺朝廷之盛典而修學以勸士亦賢尹所以圖盡其職者雖然學校之所謂重者有本有文興修者文也其本則何如在士之求復其性而已蓋其書莫備于曾子之書而學之不以爲常談者幾希也曾子傳之子思曰修道莫先于率性子思傳之孟氏曰謹庠序之教必申之以孝弟之義其說一也豈若後世徒事乎口耳以取足于文辭利達之間爲得哉復其性以基之所謂文辭者足以明道所謂利達者足以匡時而天下之治可以復古矣豈不益有重于修學哉夫泮宮修而采芹之頌興學校廢而子衿之刺出誠以學之興廢而世之治忽存焉此顏君崇儒重道之本意也君名芳字汝實守嚴而人允服

政肅而事易集部使者及大府有難集之事難決之訟必委之又不獨修舉學校而已斯舉也縣丞陳君爵典史馮君惠教諭楊君寬訓導張君九皋實相其事與儒學生方問周應聘李闇然王守業偕詣山房徵余文識之法得附書是用書之以紀其成

明重修城隍廟記 弘治十六十

石 瑤

維天初生下民作之君師然後有內外上下尊卑之等然後有朝廷都邑宮室百官之制然後有城郭溝池之險然後有禮樂政刑聲名文物之盛無非以繼天立極理萬化而含羣生也是故先王制爲祭祀以報之蓋自天地日月星辰海瀆五方五嶽七祀以至萬物凡有功德于民者皆載在典籍永享無替按祭法有所謂國門者其卽城隍之權輿乎蓋以城爲池民所賴以居卽所持以守使夫蠻夷欲猾吾夏而不敢窺寇賊姦宄欲擾吾人而不敢肆其功誠有足嘉者也我國家重民隆祀一準古昔自京師以洎郡縣凡有城者各令建廟設主以禮其神仍錫之誥命若公若侯若伯爵號咸備析圭服冕如生儀凡郡縣官始視事必告朔望必謁如水旱螽蟬之菑必斬以請而民間之聽于神者尤敬且信凡夫鷙悍狡猾欺負之徒曠曖交惡棄好背好契卷有所弗能明官長有所弗能平者率號號攜持聲金鼓梵約誓以取剖析神亦往往是非之不踰時響應爲惡者懼焉嗚呼人之所以事神之禮固隆且備而神之所以相人謀者亦至矣哉汜水開封屬古成皋之地也山川巖險民物蕃阜其城

隍廟在縣治西洪武初勅神爲顯佑伯知縣楊榮石刻尚存宣德中典史曾泉復增廣其制始有前後殿及左右廊廡門闈并善惡諸神皆有像迄今垂百年材木亦且朽蠹金碧黝堊亦且剝蝕矣于是醫學訓科張績者毅然思葺而新之乃率里人唐生侯輔張瑜王璣吳鐙王玥吳鎮等戮力舉事仍徧募諸鄉各以其力昇木輦石及瓴甓丹漆之屬木石磚埴之工無不悉備已卜日矣乃請于縣令田侯景樟侯嘉績志且歛與人爲義也下令聽民赴功仍捐貲以先之于是上下雲會不戒而集百物益豐羣技畢効凡爲殿前後各三楹東西祠十倍之門廡齋舍並如殿數復改塑神貌及侍衛并兩祠諸神煥然增新尊嚴森邃儼乎法令之所出過其門入其宮者莫不凜然毛竦骨立噫嘻何神之威靈昌大使人崇奉敬囁不暇至是哉蓋惟幽與明本無二道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皆所以弼人于理也惟夫習謾相誣俗不相亮于是國法昭示于上百執事申命于下匡之正之黜之罰之甚則桎梏斬斷之不少貸皆一切免而無恥而顧相率以服于神矣其意以爲官府之治雖竣且察猶之乎人也是或可欺是或可干以私而神則奚可少侮哉審如是則爲善者神必福爲惡者神必禍與人道正同又豈犧牲香火稽顙拜謝之可顚得而幸脫焉者邪夫邪說橫流浹人肌骨猝不可回而使人心知所懲勸將爲善思神賚之必果將爲不善思神殛之必不果凡吾所行雖暗室屋漏眞若有神上下而左右之者則其有補于世教抑其少哉是固聖王所以廟祀之微意而君子所以不得已而深有取焉者也工始于宏治十五年二月三日以其年十

二月六日落成乃邑人今曲周令呂君韶來請義不可固辭故述其興作之始終而併與論夫神人之大指如此庶幾爲汜民者益知端事之本益知奉朝家之法益知樂生民之業以共被神明無疆之休也哉

明重修佛陀寺記

雷應魚

氾南龍泉鄉北去塔山二里有巘突中立魚因築寺于上名佛陀蓋古刹也考諸邑誌可稽焉其下有田數十畝景泰年間寺僧清玄價買曹順地土每年所出可給日用詢其自乃居民石氏爲祈後而施山庄一處先是僧福朗重修之後朗無嗣業之徒出亡於外衆乃議迎緒節以供佛祀遂以此田數給之但其殿宇將摧姑有待焉耳歲乙未邑侯顏父母承命過密道經其處小憩于上乃喟然嘆曰惟茲梵宇萬木織蔭羣山拱秀又曲流澄波于山麓而野鳥戛鳴宛如湊曲岸花爭艷恍如映圍至於雲午霞夕風晨月夜其清幽又不知更何如耶而殿宇禪室多所未修不幾負此景愧此山乎遂命民樊雄以主會事僧緒節以主緣事鳩工集材補其缺陋不旬月而工成仰止其上蓋映然翬飛之形也于時樵者披雲以薪漁者和煙以釣耕者帶雨以田咸往來于寺嶙之次其所以助其美觀而涵濡夫邑侯之化者皞如也執事者遂率衆以績上呈顏父母示之曰佛之爲教俗尙也然就其化民爲善者論之姑有可取汝等既爲佛建工亦當奉佛爲善推而廣之孝爾父母敬爾長上教爾子孫睦

爾鄉黨熙熙然於山泉林野之間則爲善不同同歸於道願豈止於奉佛而已哉此固吾命爾重修之意也汝當歸而求之能文者敷余言於石以爲爾鄉人世守之規云

明汜水縣城隍廟記

嘉靖十年十月

陳萬言

我太祖高皇帝以大聖之德爲神人之主既一海內正疆域設官守卽大正祀典禮以義起首舉城隍之祀貴重其神使與郡邑長吏分幽明之治其著于令甲曰廟必視其郡邑之廳事高廣爲差郡守貳邑令佐必先誓于廟而後視篆有事于山川則載其主以合食于壇有事于厲則位其主于中而押羣祝焉凡誓廟之語祀厲之文皆出高皇帝所親定惓惓于禮樂幽明之間其大旨則惟欲神人合德以爲民福而戒夫人之不職者獲罪于神以爲民病也蓋嘗敬誦之而仰歎曰嗚呼嚴哉汜水爲開封屬邑古稱成皋天設巨防九州之咽喉中夏之閫域也洪武初故有城隍廟勅封爲顯佑伯其建設增拓之詳見于藁城熊峯石公記備矣正德辛未夏山水暴侵殿宇傾壞塑繪苔落邑人淡佐用是爲歎善形于色奮欲一鼎煥之因率里氓合謀併力募之以義動之以誠輒材鳩工不戒而孚次第興舉無弗完者重門旣新宮寢有巖金碧有耀經始于嘉靖五年二月訖工于嘉靖八年十月爲之以漸人不勞費不乏歲事之旦神用顧歆于是徵文記其成然考之城隍之祀不經見蓋萌于唐而漸盛于宋元先儒嘗疑其祀與社爲複者然竊以謂穀本在木行之數禹並列之爲六府所以

重民之社也若城隍與社之祀隨所在而各致其隆豈非重民之衛乎夫中雷門井之有一家坊水庸郵表畧之有功一鄉禮尙祀之而况高城深池之有功于一郡一邑者哉我高書皇帝智出千古一令之行一禁之止諸侯服來百神効職城隍之神封伯錫爵遂爲著令官之淫刑濫獄苞苴封殖以厲民民之強梁恣肆欺天罔人而無所不至者神必重殛之乎遂以爲記

宋神應王扁鵲廟記政和甲午

董作

凡冲和氣而爲人者寒暑風雨淫則傷形嗜慾喜怒過則傷氣形氣一傷疾之所由生也疾之所生必醫以治之所以去沉疴卽平○醫之爲效曷勝言哉成皋東南去縣數里有扁鵲之祠在焉夫扁鵲齊勃海越人也古之所謂神醫者原其以長桑君之術飲上池之水至于視病盡見五藏癥結爲醫或在齊或在趙在趙名扁鵲蓋游歷諸國拯危療疾功德所積不可量數楊子雲言扁鵲盧人也而醫多在盧則知醫術神妙人所景慕遺風餘澤傳之有不能泯者故觀其活虢太子于旣死而言陽入陰爭絕陽破陰之證知齊桓侯之不可治而言疾在腠理以至在骨髓魯公扈趙齊嬰有偕生之疾而又能飲○○剖胸探心巧妙功深而術之最有如此者若乃過邯鄲聞貴婦人卽爲帶下醫過洛陽聞周人愛老人卽爲耳目痺醫入咸陽聞秦人愛小兒卽爲小兒醫隨俗爲變所以名傳天下後世庸詎非此朝廷尊崇

爲神應王宜矣藥餌陰隲求者得服者愈一方之民咸受其賜且有功于民者祀之今飭神宇嚴廟貌遠邇欽嚮所以有加而無已廟吏黃慶男文貴者素發虔誠欲立石刻記于祠以示崇信一日偶爾得記石于河泥之中是亦神應之也文貴暨母王氏同啓茲願心禱而口誦每每不已由是生事漸豐豈非神之介之者之贊導求記于僕然鄙拙不能文姑記神應之本始與夫所以神應之實云爾

文平平然尙簡淨尙且宋人筆也存之以備遺佚

按董作時爲桂陽朔縣丞書丹爲翰林術藝祇侯康修立碑不載兩人籍貫大抵卽是邑人一可存也得黃慶爲廟吏之證二可存也

明盧醫廟神應王記

蔡如川

成皋古號地也今爲汜水縣縣治東十里許有盧醫廟一所中祀勅封神應王扁鵲餘歷代名醫以次左右列廟香火甲中州神前有淨孟一中貯靈水不棲一塵人有疾病禱者攜瓶置於神前用線香一炷裹紙其端納于瓶中禱焉少頃瓶自潤出香視之度其紙所濕長短因以取孟水多寡煎與病人服禱得水者病多愈若不得者病難起也祈禱動遠邇感應捷如神故前代褒爲神應王余于萬曆庚辰秋來司鐸聞而異之壬午秋應聘右兒念高在署中偶染寒疾療月餘不可得疾益劇家人因陳生于懿代見禱之得水服之多神氣

頓爽覺有神佑越數日病漸除而體間康矣余竣事提署家人具以事白余驚嘆曰異哉神之靈若是也奈何幸而獲藉此神休哉吾聞神人之生也在天爲星辰在地爲河嶽幽則爲鬼神而明則復爲人故其生也甚不苟而沒也有遺靈若神應王生能以神術濟當時身沒猶能以靈水活後世豈非星辰河嶽之精其神應千百載而不泯歟當時神應王嘗過虢虢太子暴死以藥起之太子報其德立祠成皋祀焉斯廟祖舊祠其靈來已久今荷神於異代功尤鉅于過虢之時余遷秩屆時敬勒于石用垂不朽亦以示報德之意云

明盧醫神應王廟記崇禎二年

張鳳毛

嘗讀搜神及列傳而知神爲秦越人受長桑君禁方飲上池水二十日凡疾者五臟結癥無不洞見診視特借耳故曰扁鵲蓋神其術也然神豈獨以術工哉如望齊君色而曰君病在皮膚逾日而曰在腠理再日望而却走而曰在骨髓爲也方其時君固無恙而早已知之是其防危未萌慮患未然通于治矣後世借疾喻政師神之遺意也歷代靈爽昭布護盡赤縣尊信獨處于汜者相傳爲其梓里處以是香火甲于中州春夏之交梁鄭趙魏之間車軫馬跡晝夜誼闡卽嶽莫並乃神饗其馨桴鼓之應亦若持券恆聞以疾來禱者夜夢人持紅丸燁燁有光啖之而愈又時爲黃羽士散布道路作凡醫之狀有所鑑觀一爲診藥倏忽已失所在種種奇驗莫可殫述昔我太祖釐政祠典勅題廟額宮殿嶒峻輝映擬王者

居第配哲之旁列以如釋 民無天札物無疵癘望之神者至也 之司姓名邦憲者

常以膏肓阽危既托神庇二豎遁去用是白水旌心矢願結社 三暮已週計所餘會

鑼尙若干金伐石樹珉以昭靈貺爰屬余記余竊維蓁莽之風遠而七情之感生焉風寒暑濕民 其生也久矣自軒黃啓秘于是有內經素問諸篇而雷岐揚其波樓後衍其派以

及近代名手不啻各檢青囊而稱醫聖 神者獨曰盧醫何耶是 畫卦而後精一之傳遞

衍遞遠乃刪六經憲萬世獨歸之洙泗之濱曰集大成也夫醫亦有集大成者故嘗論之軒黃星宿也雷岐諸公崑崙也歷代名手龍門也而若神則海會乎噫嘻折肱家既有授受何殊繼往開來 手獨擅智巧不忝玉振金聲余不佞敬以是爲記並記姓名于右以垂來

襍云

明重修逍遙觀記 萬歷四十七年

杜汝亮

余嘗單騎問俗遡汜流而上之東南將二十里遙望半壁凝綠詢之乃竹川也竹川前此嘗就蕪矣許生調元之父登名極力培植然後萬竿亭亭橫野摩雲爲汜上肥產第一許氏誠大有造于竹川也余佳其情幽小憩沼野上之別墅西望山畔掛璇宮一區曰逍遙觀社人時大化趙北門
侯尚禮鄭會等方新其祠宇余又佳其爲一鄉善士不負問俗之雅意歸而齎俸糧若干以贊其成夫此二璇宮也昔人創之是何意念今人新之又何意念余不期而臨其地且遺之粟

又何意念皆函關千古之眞脈默召之然耳土人幸其際之隆欲崇石以垂不朽余維觀以逍遙名顏之者誰耶其南華之派也南華子著內外雜三篇而以逍遙弁其首宋林膚齋擬爲孔顏樂處今觀其地澄泓活水修竹茂林山靜而雲間道家稱六天爲欲界十二天爲色界又十四天爲無色界於此冥心游神滉瀢空洞不隔一微塵洒然三界外矣卽逍遙亦强名之耳余境接之似怡于游賞而心會之其神情脉理又有全葆而全現者試觀土著之民皆編竹種蒔各占一業以爲生鷦鷯之巢鼯鼠之飲也且矢志邁軸間而淡然無營是大○之瓠廣模之樹也且物不疵癘而年穀熟聚廬而爲擊壤之歌是又見藐穀姑射之神人而糠粃堯舜也老者得優游一樂天年而子弟之後皆讀書而學文章是又靈椿八千歲爲春秋大鵬九萬里搏扶搖也則此璇宮一區不徒指歸性靈而且包羅法象豈在阿堵中尋函關樂處哉故悟此建豎則逍遙爲我轉得岸忘以忘筏不悟此建豎則逍遙亦爲我崇因指可以見月余與諸社人共游夫南華老人之天也

明逍遙觀舉廢記

王口口

吾汜十里巖邑山拱水環僅可賞心獨竹川居境之南古稱龍泉鄉三窟村者衝佛山之脈匯百川之精羣峯朝秀諸澗納派相結一地地之前有一泉焉名曰泳清地之後有池焉名曰太溪擬若崑崙甚闊深每有踴騰波浪之象而篆竹蒼松之下水流潺潺卽海內奇致羣

而遜之貞可妥神靈而肅對越者古昔逸士心目靈異識而愛之建一觀曰逍遙內塑諸神其一時顯赫神人共快可知也然年歲久遠湮沒一丘神之剝復無異人之亨屯也則久鬱之神氣想默待乎至人維時正德歲元余兄王鐸祖諱徑結念真誠心與天通行與神孚於此相距一帶適游其地見祥光萬道紫氣流霞卽之則入地下矣訝爲妖氛之穴乃以所持之剷鑿而視之則石碣也閱其源流肇不可考乃兵凶已蕩之觀於大德甲辰通玄子重修而又一變也爲之擊節太息曰神之傾否以至此哉然昔何修而今何廢也以數百年塵埋之物至我而獻之想天之命我重建也但虞力弱難舉不能竟事晝夜彷徨弗忍忽然忽一日而荷鋤南畝拾質金一定約一兩許乃鼓掌大叫曰快余有善念天果從之此天之令我成功也遂又鬻產得金數兩詢其地爲郝氏業價贖二畝以爲基址建三清大殿後四方善土慕其人奇其事輸資恐後不三祝而殿宇全備金粧逼真大功遂告成焉後數十年鐸父朴繼志述事起而重修之煥然一新宛宛如初觀之所以至存也嗚呼非鼎新于昔何續緒于今則鐸祖雖繼起之人實創始之人也余兄父子非敢干居功要譽但恐其泯沒無傳想神人相惑之非偶痛前人創造之苦心鐫石以誌于觀共昭垂焉

明重修周固寺記

雷應魚

汎南有鄉名曰龍泉原有寺名曰周固創建不知何代但寺之乾隅有地一方四圍巨壑鄉

老咸呼爲周王廟北有村名曰北周東有村名曰南周又有一穹碑陰列氏名皆爵郎官而亦姓周氏且有齊天保四年云考此徵言昔之得名意者其在此乎先是殿宇煥然及嘉靖辛未歲災火有姓許名文進者由其僧德政重修之隆慶改元之初有文進子名良玉者與僧明川又重修之萬曆改元之初遂建十王殿復修伽藍殿像貌莊嚴供佛大會水陸畢陳凡此皆明川募衆動之資也垂成之際僉曰工完無記亦缺典也索命爲義○○人之處世修佛寓尤當體佛心施己財尤當行己仁夫佛何心也與人爲善者也人而不善逆佛之心矣則殿宇之修何益仁何爲也與人方便者也人而不仁失己之心矣則資財之施何濟古之人若呂公藏金于寺裴公還帶于寺皆此意也汝等歷年修建始終如一已知其向上之意堅矣第慮其未廣耳卽此心而推之以忠君王以孝父母以順兄弟以睦里隣以周貧困以恤水火盜賊以拔刑獄摧陷以救道路險阻以扶老弱殘疾雖至于昆虫草木無知之物亦加存念撫育夫然後爲善之大行仁之純其施財而修建也爲有終耳否則以己之財貨神之福以神之福羅己之利是人與佛相爲貿易也豈君子無爲之心乎是則汝輩當自勉也余讀書鄉中素所聞者如此因附諸辭之末以爲記云

明玉仙聖母廟記

王國仁

汜水古成皋郡越城之東十里餘有白楊村村之東有玉仙聖母廟封號太素元君之神是

廟胡建于此而聖母胡眷注于此競閱古史有熊氏女三人幼而岐嶷恬淡無欲于世卽欲脫離之含真葆素避遊鹿門之鄉其旣也得道全神返葬于豫州成皋之野而士女每每設白羊以祭之按密誌載聖母返魂於密純白載道靈鬱所鍾鬱爲白松數株高大莫倫玉液雪膚色澤可掬濃花頓遠黃虞以來垂今不朽而密邑于汜地相距僅百里餘誌載言傳宛若契券是非臆說也聖母在密則凝其秀于物在汜則毓其秀于人何說也蓋汜境河水湧猛土多沙鹵宜所產育多椎魯而不純者今採其風咸和其○實而不華俗厚而不薄土俊其行女雅其容民純于樸蓋聖母之太素所遺玉質所留也其○佑攸隆如此哉憶記古昔民詠其德衆自爲祭女多祈福歷周秦至漢明帝時人飾佛寺而聖母始有其廟又重修于大元至正之年迄今物舊歲久正寢傾圮兩楹俱廢而神幾于無所棲是村東渠王君諱崇德倡義施地一畝構材鳩工而樂從者若干人于是規制益廣金碧益輝廟貌益肅神祇安安視昔有加焉夫廟貌尊則英靈爽英靈爽則承祀肅承祀肅則人心咸化而鬼神監誠是廟之建誠有不得已者豈曰淫祀無益又豈非分瀆福乎蓋王君清白吏也其爲人亦冲素好雅故建此廟以風扇人心使知尙素敦朴云是爲記

明重修周固寺記

李原立

周固寺去縣治三十里在南北周村之間蓋古刹也有謂先朝書者皆周姓其後遂有今名

余以爲非也豈有大姓所居因以名其地乎嘗考北朝史宇文周聚族汎南後以爲名今汎北尙有周王廟基然則周村得名因宇文起無疑也寺之創建不知何時曾見古佛碑陰文已蕪沒而天寶四年之字彷彿猶存則寺之建于隋唐間可知也寺歷五代金元之季重修應不乏人但世遠人湮無可稽覈許生調元先建關聖廟業有碑以紀盛矣而沙門弟子真桂復來丐予記爲重修周固寺也余聞之駭然曰許生藥善若是乎其無已矣乃問所修何工僧曰寺院空曠廊廡躡跚今移伽藍十王二殿于大雄殿前中建殿又建水陸殿各三楹外立三門畫水陸聖像滿堂佛僧供養木料磚瓦並竹箔日用之需悉已貲附近鄉村不與焉余曰善哉善哉因詢所自始肇修于我朝正德中名文進者生曾大父也再修于隆慶中名良玉者生之祖也繼修于萬歷庚子歲者生父諱登名也許生前後兩○修葺四世五重修皆不假乎人力工程之費毫無所斬善哉善哉今孫父子歷代好修無量功德蓋不可私議矣其螽斯麟定衣冠文物振振楚楚然享天地一切諸福焉知佛光所默照耶余乃喜而作揭曰般若臺心優雲鉢行門脉活傳妙圓覺性梵宇鼎新法輪歸正修越擅那品趙大乘佛日炎炎輝光掩映康祉允錫哉穀宜罄

明重修金龜山諸神像記

邑東郭外金龜山上歷來奇觀爲諸神會聚之所聳豁昂霄凌層接天野鳥翻懸岸闊雲鎖

碧窗磬音與松音相答孟聲同柏聲俱韻遠眺嵩登蒼山青翠近跨黃汜古澗綠澄誠所謂人間天上呼吸通帝座也在宋爲美哉亭陳禹義之詩具在國朝改爲玉清宮土人走香火如鶩爲一方所敬仰久矣昔日殿宇嵯峨金碧輝煌誰不曰神之靈應所致也迨至今爲歲月所磨滅漸就摧殘漸蒙塵垢又誰不曰人之懈弛可惜也是成則歸功於神毀則責備於人岐神人而二之矣豈知神外無所謂人乎惟是一念真誠人之動念處卽神之効靈處也是故耳目在人而視聽則神之體于動也視聽在人而弗見弗聞則神之體于靜也故曰神之據我又曰神所憑依是神游泳之地卽人弗見弗聞之地也人所焚修之地卽神視之聽之之地也何莫非人亦何莫非神也如乙亥歲寇薄汜城時附近者悉避其上皆得保全神之呵護儼然丈六金身雲中全見顯赫布靈猗歟盛哉值今日地方糜爛斯人皆苦於供餉又苦于徵兵兼之旱蝗交作倘無此一點真心真神乾坤幾乎毀矣先是禹彊繡公巡按勃海至浚旋都過里門感神庇而詣舊遊撫茲傾圮捐俸補修迺弟諱好問暨侄諱都相繼鼎造棟宇維新但諸神金象尙猶失彩乃有邑善士王家鳳之母宋氏年登古稀謁武當仙山者七次至誠感格每禱必應邑人稱爲善菩提又曰女君子動念爲諸神更新焉心一動而神卽隨如飈如鼬之衆赴者魚貫而來如桺如磬之日施者輻輳而集乃一人之善念因而鼓動衆人之善念也蓋知人外無神一念沉靜三清之玄默也一念尊嚴上帝之式臨也有生全之念而金母碧霞爲之呵護有罪愆之念而三元五瘟於此解脫有鎮定之念而玄帝

關聖皆來奠慰豈可棄此心而別覓土木之靈耶豈可昧此心而別求福德之門耶若曰姑爲是神道設教以感動愚氓偕之大道則九十七化中有真有幻半信半疑是求神于至杳至冥之鄉豈若求神於自知自爲之域哉故新廟貌者所以尊此心之神尊此心之神又在新廟貌之先也今諸殿神像金光閃爍繪彩奪目如岐人神作兩觀烏能構此大功哉其當完滿告成之日不可不勒石以誌爲後人勸

靈山廟記

禹寅斗

嘗謂地不靈者其人必不傑學不純者爲儒必不眞故人才特鍾夫秀氣而名儒端法乎前賢康村東南隅突起一峯不連羣山高數丈東臨鄖溪西對古柏南通康衢北枕磴川更足觀者環堵皆萃屏峯巒層疊而朝拱焉舊名之曰靈山載在邑乘上建五星神廟由來久矣自嘉慶八年易爲六夫子祠移尊神於山下另卜地建廟祀之自是近山諸村文風蒸蒸日上一時入成均游泮水食廩領薦累如貫珠山靈人傑實其然乎至道光七年八紀之風雨不時剝蝕三世之土木轉成朽灰昔之鳩工庀材不存余以爲善作不可無述善始必期令終會議重修有王君聖瑞壽官也言六子中央宜增文昌帝君座配合成七符少陽生生之數且吉星高照人文蔚起理則然耳村人皆樂從之於是心同力協未一月而告竣廟貌雖不高大規模甚覺整齊廟內設六子牌位仿姚郎中蘇門繪像之意壁上書六子事蹟仿劉

留守學中刻責之文而且不事雕鏤淫巧非所娛先賢不加飾彩丹青豈敢汚宮牆落成後余與二三同志登臨拜謁杖履旁游含風弄月真有吾與點也之意盼東澗之潺潺鄖溪彷彿濂溪聽北流之活活磴川可作伊川憑畫檻而西望崧陽之雲樹宛在步瑤階而南顧洮池之風景奚殊抑或陟斯巔者憩息殿前神怡心曠觀覽坐側師嚴道尊又以爲安樂窩白鹿洞不啻焉

節孝總坊記

謝 益

邑之建節孝總坊也我朝之盛典也數百人飲茹含蘖數百年潛德幽光或貞或烈或節或孝或婦或女同得旌表入祠流芳百世誠何如之盛世也哉余前署衛輝之新鄉縣將其邑數百閨秀詳請入奏命未下而已卸縣事建坊之事特有待於後人前歲宰成皋急詢邑之紳士以爲前任婁潤筠大尹任事時會詳請旌而奉憲駁後此署事者或一年或半年未及復行詳請是以久延予以爲前在新鄉時之有待於後人者今蒞斯邑將前任亦有待於我也亟爲之詳覈查訪於前次奉駁者更正之未彙八者附益之共得四百九十七人詳請於上憲卽特奏奉旨準建總坊入祠恩給坊銀三十兩於是聚邑中紳士籌之鳩工聚材非三百金以上不能竣事時有邑中賢紳士劉中義周志禮趙文星李中奇禹東住劉承猛禹敦化趙函三三十人任募捐柴乃順朱光閩吳光升雒士杰王福興傅廷彥張孔道六人任建

修遂得不日成之輝煌而鞏固人與汨水而長清者坊亦與方山而永峙照聖恩以表苦節誠何如之盛事也哉邑之紳士請曰是事也不可以無記余曰然謹記其巔末爰勒貞珉以垂不朽

養老引年記

謝 益

惟皇上建極十有八年八月十日爲萬壽辰前此聖上五十聖誕凡天下之耆年碩德皆已特邀曠典而汨邑爲尤盛茲屆斯期仰體壽考作人之意敬延邑之八十以上者於縣署恭行養老引年之禮并訂於每歲春秋二仲一燕一時曳杖而來者童顏鶴髮步履康強一堂耆老共談笑於几筵函丈之間猗歟休哉今之飽食而煖衣仰事而俯育得以優游於太平之歲月者皆親沐聖天子深仁厚澤於無窮也凡其子孫昆季自當黽勉於孝友睦婣任恤或農或工或商汲汲孳孳箕裘罔墜以仰副聖主仁壽斯民之至惠上有堯舜之君下皆堯舜之民不將超漢唐軼殷周而成於變時雍之休風哉爰謹叙其事以記其盛

汨水考棚工成記

謝 益

蓋功之不可無始基也基之不可無成功也作室如是作聖亦然汨水向無考棚縣試時俱集縣署之大堂堂坐不足繼之僭下雖爲之設棚然風雨之零雪霜之侵有所不免其苦有

不堪言者前任婁潤筠大令慨然欲興之曾於署北築室一楹旋卽卸事去此工遂寢後之署事者或一載或半載皆不及踵成余視事斯邑卽欲募修然以文廟崇聖祠武廟三義廟八蜡祠先農壇文昌閣俱破壞不蔽風雨不可不先爲修理而節孝祠之總坊不可不急爲修建故考棚尙未興工一以重神明禋祀也一以抒民間材力也去冬各廟工程及節孝坊俱竣事今春乃與邑之紳士趙萬卷徐一峯等商之皆曰興工考棚此其時矣於是與廣文李壽昌及紳士徐李等邀合邑紳士共籌之禹東住等任募捐之勞趙士儒等任監工之勞六月十七日興工十二月望日告成卽以前任婁所築之一楹爲基譬如平地已覆一竇之義也踵此一楹而成之譬如爲山不虧一竇之義也室旣成進邑之生童而告之曰作室之功如是作聖之功亦必如是衆曰請問其說余曰論語言志學大學言知止中庸言致曲孟子言可欲之爲善卽此室之始基於一楹也論語言志學必繼之以立而不惑而知天命而耳順而從心所欲不踰矩大學言知止必繼之以有定而靜而安而慮而得中庸言致曲必繼之以曲能有誠而形而著而動而變而化孟子言可欲之爲善必繼之以有諸已之爲信而美而大而聖而神卽此室之基於一楹必同力合謀而構材而興工而力版築而塗丹臘乃成此廣廈也作室如是作聖不如是乎今吾所率若等月課於斯室講學於此室考試於此室更當與若等日兢兢焉日孜孜焉相黽勉於始基之勿壞成功之可期庶幾希賢而希聖無愧此室焉可矣

邑侯馬少原請准豁免游河灘沙壓地租德政記 尹聘三

粵稽古來良吏治蹟顯著德垂當時聲施後世者指不勝屈而求其蘇困扶厄憂民之憂則莫如我邑侯邑侯姓馬氏名毓麒少原其號也扶風望族江右名士自溢汨土以身勤事以勞先民諸多善政更僕難數而惟游租一事尤令人深感慕而不能忘邑北部東西兩灘額征租銀六百一十兩零耗銀七十三兩零均按麥禾攤派迺自道光二十三年黃水滔天水落後地被沙壓難以耕種但租賦所在按年仍得完納附近居民賠累不堪屢請停緩未及轉詳迨我邑侯榮任有區戶生員孫殿等區頭儒童張書紳等復呈案下我公痼疾在抱悉輿情拮据親至勘驗見其積沙深厚實難種植不覺目擊心傷旋卽備文詳請停緩上憲發委查驗據詳申奏幸蒙恩准刊刻諭黃徧行曉諭民憂除而民困蘇矣閤邑感德頌聲載道而猶恐德意不能垂諸久遠也爰勒石以誌之恭錄咸豐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內閣奉上諭英桂奏沙壓地畝糧賦懇請停緩一摺河南汨水縣游河灘地盡被沙壓旣據該撫查勘實屬積沙深厚不堪種植若將錢漕照常征收民力未免拮据加恩着照所請所有汨水縣游河灘地三百七十五頃十二畝零民欠未完道光三十年及咸豐三四五六等年丁耗錢糧自道光三十年爲始着按年先行停緩以蘇民困候數年後能否耕種再行察看情形分別辦理該撫卽刊刻諭黃徧行曉諭務使實惠均霑毋任胥吏舞弊用副朕軫念瘠區至

意該部知道欽此

祝神說

宋茂源

神固不可褻而亦不可媚古聖王之制祀典蓋示人以報本反始之義非欲藉是以邀福免禍也降及後世人主德薄不能整躬化民往往以神道設教使民有所畏忌不敢肆而爲惡雖不及古亦無大謬自佛氏禍福之說流入中國而世之祀神者乃愈不可問矣自省會都邑以及鄉村鎮店建觀修寺百般供奉不一而足甚者婦女燒香玩會百十爲羣拋頭露面道路奔馳家長恬不爲怪間有端人正士面斥其非鮮不嗔目吐舌指而罪之以爲褻侮神明必造誅譴嗚乎天地間果有如此之神乎夫神所以賞善罰惡也人能存心正大作事光明卽終年不焚一香不設一醮神必福之若心地奸險損人利己卽日日焚香時時拜禱神必不佑如不問其善惡而惟以祀我者爲善而福之不祀我者爲惡而禍之是乃倚勢作威福之小人而謂聰明正直之神亦如是乎近來鄉村所祀之神不可枚舉而尤艷者惟火神蓋以火性猛烈急切不能容物供養稍有不至災禍立見嗚乎此說之誤久矣豈有名之爲神而淺狹急躁與平民爭一敬哉蓋聞天地之氣正每不能勝邪自三代之衰至於今邪魔偏滿寰宇大而呼風喚雨小而偷梁盜黍往往假竊正神名號作威福於其間不惟愚夫愚婦不能辨其眞僞而畏敬奉承卽頂冠束帶身列儒林者亦多隨俗浮沉而不少察也嗚乎

俗尚如此吾將誰與言哉竊願自此以往凡我庶民之家祇祀其祖先有主設主無主爲位每逢四時佳節以及婚姻生子忌辰陳設告虔竭力從厚其餘可祀之神若水火土穀不過秋冬報賽虔誠一祭而已慎勿建立會事大張香火祀不正之神耗有用之財誠恐豐亨之年每歲敬神花費何止百金若將此錢積米穀焉有凶年餓死逃亡之苦或曰神不虧人夫神固不虧人而人自虧之神亦無如之何耳嗚乎異端之說入人骨髓世人抵死不悟余甚悲之故於課誦之暇作爲是說庶閱者悟民義之當務而不惑於鬼神之不可知因以勸化愚俗而使復歸於正也則幸矣

災異說

賈攀鱗

天不祚明災害迭至汨以瘠土窮民被禍尤慘從前流氛燄發已沸中原之鼎而速其斃加以懷帝庚辰旱魃爲虐歲無所入民間磬懸登封豪徒李際遇等嘯聚山林斬木揭竿號召附近飢民不數月烏合數十萬日肆擄掠是歲冬民困飢死者不勝計越明年辛巳春困斃滋甚有骨肉至親而相食者有死葬家人之腹中者有生潤他人之刀鑊者有兒童出遊隣人執殺如鷄者有飢殣在道路人爭取如飴者有窺其獨處掩取之者有因其新瘞而發食之者因之瘟疫大作相視莫救或闔門悉登鬼籙或比戶不覩人形邑之餓而死病而死死而家無噍類者蓋強半云其鵠形鳩面尪羸喘息之狀又何待言及夏禾麥大登害氣稍息

而前此之蠢動者已如燎原之火不可撲滅汜去賊巢僅百里騷擾我疆場憑陵我城池顛
越我民人雖皆守死相拒而農事廢矣家廬毀矣衣糧非其有矣眷屬不可保矣流寇屠戮
之餘復爲此輩所糜爛至甲申又旱熯熯遺子皆取草實木皮以延旦夕益苦無聊汜民至
此其僅存者約什之一二至庚辰禍積數年至皇清定鼎之三年乙酉而禍始息則奇荒大
亂之相因有若符券且至不可收拾如此豈盡氣數然歟抑亦人事非也水不能災堯旱不
能災湯水旱不能災堯湯之民又奚以故造命勝天理有必然始知耕三餘一之制古人之
爲計甚長而十二荒政久已不舉耿壽昌常平之設猶爲近古近則名存而實亡矣吾誠有
望于民之自爲計者更有望于後世之爲民計者且有望于後之爲民計而卽自爲計者

寇變說

賈攀鱗

流寇自甲戌由河津冰堅渡河至乙亥正月汜城破嗣是縱橫往來無復甯日至辛亥入河
洛壞福藩勢益橫蹂躪荆襄跳躍汝漢至癸未環攻汴梁幾半載圍弗解城中卒爲睢陽之
守大河以南徧設僞官獨汜令周公諱騰蛟堅守一隅奮不顧身誓不與逆闖共戴天汜人
感其忠義咸有死無二鄉間俱數村保聚一寨寨大小計百餘各設磚木擂石火具利刃堅
壁以待賊至輒力拒之不惜怒蟬臂以當車轍公亦慮勢不敵遷縣治于城西大伾山名摩
天寨據險以俟誓作函谷一丸自此賊騎止步聲勢遠震以爲不能長驅入關者皆虎牢扼

其衝也遂自襄鄧起營連絡數百里彌天漫野來圖成皋一路既至卽分兵圍攻各寨每拔一寨無論老少男女盡膏鋒刃或拘留一二人爲誘降計而究無一降者摩天寨峙立河干則縣治新城也以公之忠義濟以勇略督士民勵兵丁守之不遺餘力賊亦糾聚精勇不惜死傷期于必克其肝腦塗寨下者不可勝計所惜者孫總制遠在秦關而河北諸鎮將又在壁觀而無一卒之遣迨兼旬糧盡力竭而救不至遂爲賊所乘大肆屠戮無復遺類避鋒刃者盡投濁流公殉焉賊去後徧地積屍徹夜鬼哭人物戕滅一空噫人亦何不幸而當此刦也今之隸籍國朝則皆避居河北者藏深山洞者被執逃回者九死一生于刀鋸之餘者哀茲子遺幸今安宅而回憶昔年之生全則亦不可復識矣易曰不遠復傳曰月上絃而就盈日始出而就明今其陽之復也抑月之就盈日之就明耶倘自此而加之意焉豈遂必太和不仍在宇宙間也

汜水利弊圖說

蔣士觀

汜古成皋地其水發源于洛中玉仙山東北流而受紫金水而西北會太溪水泉源湧駛匯而爲池奔壑懸巖下注平地夏秋雨集瀑布漲溢靡所不潰決西逕二十里而達于縣襟郭絡隍歲齋城址不數武束以黃河河力強而內弱有決而復入之義故易成皋以今名薄城西不一里爲崤關卽虎牢故戰地兩岸壁立劃然中開峭拔逶迤而迴旋門口無所不綰轂

其東北雉堞眠于魁阜挾廣武而受嵩少諸峯之朝拱鬱茂掩藹如落杖履歸然三川之環觀焉而土風近清淑土亦斌斌敦禮讓雖夸悍懷忮之習時一見之要之愿朴勝已惟是俗多訾窳不別治生路當通衢家無積聚以石溜磽確而延袤縣南五十里强半培塿第令憑藉天時畝入曾不及釜乃其更繇重沓有沃土之賦所不能望焉民不任剗以輸之逋且以久裁之傳銀與新增河堡突加于踔遠赶羸之汜事不繇開說議不平權衡司土者知而不及言言而不敢盡殊惡于其職矣安得高下盡闢開以十年之計庶幾梨棗之利民病覬少瘳焉

教孝說

禹祥年

人子有一日之孝有四時之孝有三年之孝有終身之孝有千年之孝何以明其然也問安視膳昏定晨省此一日之孝也一日不可缺也冬溫夏清出告反面此四時之孝也四時不可違也執親之喪齊麻哭泣寢苦廬墓附身附棺必誠必敬此三年之孝也三年不可忘也維時父母沒矣無親之可養矣縹渺白雲音容莫覩而還觀此身見吾身在卽猶是父母在也卽以父母愛我身之心視此身卽以我愛父母之心愛此身兢兢于修持務保而守之勿陷於匪彝而罹於罪惡體全受全歸至死而後已此終身之孝也終身不可忽也然吾身終矣遂謂孝亦從終乎未也勤修當身之名實以垂世翊教令後之人稱而述之曰嗟乃翁之

積德深而貽謀遠也一再傳而猶然未艾也此千萬世之孝也尤在乎人之能爲千萬世計也

崇儉約

傅 櫟

竊聞俗宜尚古禮貴維風况豐凶無一定之時而財務亦易盡之數若不抑奢崇儉何以酌盈劑虛茲與親友約偶而几筵止羅五簋尋常賀弔無過三星弄璋弄瓦之辰無勞設席三旬五旬之壽不必稱觴祭奠率貞奚資高棹婚姻循禮豈假華奩屆節之饋遺徒費往還概宜停止臨岐之贐餞終煩酬答務酌重輕果爾則彼此可以兩全亦有無不至相耀至若殯埋之事尤屬風化所關喪必稱家無取拮据而致困葬惟竭力不煩粉飾以爭妍近多作樂鼓吹用吉從凶試問良心之慊與不慊又好紙糊從衛炫虛鮮實還看俗之風宜與不宜與其停柩在堂何如隨時營窆若守文公家禮不用僧道諷經卽遵孟子明言亦止棺衾從厚又有啓者官糧早辦免吏役之追呼賭博急屏杜村隣之訐告徇人則累己慎勿保揭銀錢健訟亦傷財切戒衙門出入鮮衣怒馬太覺紛華瓦缶茅簷誰云鄙陋與爲無益之費不若濟貧設有好生之心還宜戒殺從此餘一餘三備災備祲胥還敦而返樸庶易俗而移風誠闡邑之要圖而當今之急務也聊陳俚語略見苦心倘高賢或以爲迂惟不肖獨行其是而已

災荒紀實

牛長庚

蓋謂天災流行國家代有湯禱桑林宣憂旱魃春秋書無麥無禾下自秦漢以來凶年饑歲史不絕書是皆得之耳聞也今復述所目見道光丙午河南麥收甚薄七八月間亢旱秋雖見粒而麥末曾種至次年丁未夏始落雨犁許所種秋苗均足生意勃勃日新月異歷南畝者謂秋成可望咸顧而樂之孰意穗將吐雨復缺數旬之間盡成枯槁而人民於是大困矣八月間雨連綿十數日麥始偏種是時兩季未收十室九虛米價日騰寒餓日多田宅什物遂日賤而剝榆皮以療飢尋蒺藜以延命日覩之際均可傷也然此時荒旱之地不甚廣大河亦未北決東南之糧源源而來兼蒙皇恩沛施冬月至次年春賑倉米賑白米賑銀兩故米價雖貴每斗過千錢亦無多日且人事尙活稍能動作即可糊口而爨火不舉閉門餓死賣妻鬻女逃之遠方者間亦有之而不甚多至發塚盜物糾衆行搶絕未之聞也戊申夏時疫流行死者甚衆二麥豐登糧價頓減斗米錢三百有零自是之後家給人足連年豐樂村塾日多文風亦起斯真安平樂康之世矣迨咸豐三年粵軍北來五月二十日已刻至汜城盤據數日被清軍擊退濟河而北吾村幸未被擾從此風鶴屢警人心不靖穎毫之間捻匪並起東方一帶州縣數被侵掠及咸豐十一年八月初六日至汜城正堂衙署盡被燒燬游賊入吾村者有十數人十一日南由三家店入輦至十六日早晨突折而返是時衆皆下寨

猝不及防人畜財物擄掠裹去者甚多幸秋收頗豐亦未見爲甚苦然自是以寨爲家數年無安居之日矣逆氛既靖天災未歇同治以來非無麥卽無禾九年辛未六月二十日夜嚮晨暴雨沛降日暮乃止山地冲沒者不可勝紀汜城南門重修無多年水至竟連基趾擁去至十年六月二十七日復降暴雨較前更猛予往地審視見面面飛瀑處處滾浪岡坡之間亦成澤國水超城過又高數尺人畜木料順水而下盡至龜山之足而沒蓋慘莫慘於此矣水下後一日汜水口大王廟脊衆聞有聲梯視之見游渣覆一人焉猶有聲息扶而下之其人遂以不死又東鄉高平之地水至之時人從屋中見魚尺許蓋亦一奇聞也厥後雨澤甚艱豐年甚少光緒二年無麥秋未成粒三年春斗米千錢賣衣物者卽已成市然猶望有麥也孰意麥未成秋又乾沒種麥之時麥更未種且東西湖南赤地數千里地廣人衆並遭此厄冬月斗米錢至二千四年春竟至二千八九田產衣服器物有賣主無買主卽值百作一亦未易出手每見箱櫃棹凳床機門窗以及梁棟等件俱屬成器售主難覓不得已破開作薪論斤賣出蓋始造之時不知費錢多少矣惜哉且鄉村皆有屠沽集鎮偏設肉架牛羊驛馬斤肉二十餘錢而宰殺幾盡鷄犬爲之一空不但此也麥稽乃牲畜所食秫杆本爨火所需竟有搗作麵而食之者凡草木之類不甚苦者之無不食更不待問矣尤可慘者三年夏男女東逃卽相繼不絕九月以後愈衆百十成羣行裝載道男擔女負扶老携幼奔走拮据啼飢號寒之狀實有不可勝述亦不忍備述者又兼人口大出販人者卽在庠在監科甲巨

富亦無禁忌於是村村皆有人客處處俱是賣主有父賣其女者有夫賣其妻者有弟賣其嫂兄賣其弟婦者有女童養於夫家彼此商量夥買者有婦人自尋買主而隨去者更有將已妻賣出作本而轉販人者有作中說合十分抽一而使用錢者論價則少艾處女姿容絕美者亦不及十千而其次可知道路之間走者貧者小車推大車載者相繼如繩每一主領三五人領十數人甚至領六七十人七八十人類皆割棄骨肉離分結髮臨岐之時不知若何號呼血淚沾襟者此境此情見之有不傷心者必非人情然以此漁利而獲利者甚少且反至傷身可知非可爲之事也至于在室未逃之人有死而席裏者有死而橫道者有死而就其室封塗其門者有一門盡死而無人看顧者有棺木者十無二三焉加以瘟疫流行病而死者指不勝屈屍身遍野雖有犬亦皆不食蓋甚多也至人民相食雖未親見亦時時聞之且盜賊蜂起刦掠時聞卽賣男鬻女之錢反被搶奪而身橫道路者不一而足此真生民之大劫也幸而次年麥豐收民有生機否則靡有子遺矣痛定思痛傷心慘目濡筆記之以示後人云

重修白衣堂記

周開謨

予居之前邨舊有白衣神祠時伯純趙君漢光張君等葺而新之屬予作文爲記論者謂白衣之說疑於誕附會之毋乃誣乎予曰否否白責无咎重反本也衣被斯人隆施愛也其遺

事不概見大抵救患恤災如所謂慈航寶蓋者近是未嘗不嘆其有裨於鄉隣風俗之善而神之爲靈昭昭也且諸君之意不止此其言曰祠之建不知何昉其遺址乃吾輩先君子所重修者也詎以祈福惟先人之功是繼於戲善哉世有厥考作室勤垣墉塗甃茨越數世而已垣隣畝欲求其彷彿而不可得况非一人一家之事乎哉而諸君於數十年餘踵而修之以無替舊服此乃白衣之思也夫返本者不忘祖施恩者不悖親且以使後人共體此意永成鄉隣風俗之美焉當亦神所竊喜者矣烏可以不記至於白衣之說或曰佛出西天西方也色白則因諸佛之化身也或曰上古冠素服稱之此因上古之人而神者猶衍淳風也之二說者蓋存而不論云

龍山書院記

趙五星

龍山書院昔之三山書院也乾隆年間晦菴許邑尊蒞汜慨然以振興文教爲已任於治城西北隅創修數楹及肄業各齋者延明師籌膏火來學之士日益衆惟時治城東有振雅書院西有成皋書院相去里餘絃誦聲終宵不輟每當風清月朗公偕友人散步於山水之間聆書聲則怡然樂也曰風俗之美不當如是乎政暇親至各齋所口講指畫爾時登巍科入詞館者後先相望也承平日久振雅成皋兩書院僅如餼羊之存而三山書院亦因經濟不給旋作旋輟同治年間有合商爲一之議亦未辦理妥協因事中止實可惜也筱芸馮老父

臺官印爾熾以雁門名族承家學淵源來蒞茲土憫閭里之維艱勞心撫字尋名賢之遺矩
殫力經營諸凡善舉次第就理汲汲然猶以整理書院爲要務商諸紳董於治城東街購房
數十間重加修理延師開課因時地之不同取三山之名而顏之曰龍山書院示更新也抑
尤有望焉者天之生人各有爲聖爲賢之資古今須臾耳天地遽廬耳百年光陰轉眼易逝
不與此時策勵將何以卓然自立於天地之間况汜邑距洛百餘里明道伊川實接先聖心
傳趙江漢許魯齋姚文獻孫徵君湯潛菴諸先哲講學蘇門又與吾汜接壤其闡發微言不
啻提吾耳而命吾面也由此上溯鄒魯潛心力行不自暴棄深造之久自有所得將處爲純
儒出爲名臣庶可答父母養育生成之恩而我父臺作養人才之至意亦於是爲無負矣區
區文藝之末亦奚取諸科名誇耀夫俗子之耳目以爲美觀則又卑之無甚高論星不工文
千里馳驛尊命不敢辭故抒其所見所聞以爲可教而辱教焉則幸甚

關帝香火田記

牛 瑞

本朝承平二百餘年世際治隆民安耕鑿不意道光末年洪楊起於粵西蔓延偏寰宇於咸
豐三年由吾汜輦北渡雖不數年撲滅而毫匪張落刑等又煽流毒更甚咸豐辛酉吾處蹂
躪不堪于是天子震怒命各省團練以吾豫爲始飭各縣通知修寨堡自衛吾等相地於黃
牛山名之曰太和寨四壁削立築土旣堅置械旣備數百戶恃以無恐今則漸次削平民獲

再生之慶無所恃乎寨而不得竟廢此寨也何者備於不虞策之善者也竭力成之有驚特之而可無事委之乎哉於是會議醵金公售此地爲關帝香火田蓋聖之靈護國佑民福被天下而吾等生生世世素蒙福蔭藉此田爲四時報賽祈禱資庶乎輪流經理寨亦不至頽廢也

火帝真君金粧聖像記

周開謨

汨于春秋屬鄭祝融之墟所謂火房者也而唐天文志亦云汨水從三河周分在柳七星張鶉火之次則汨之祀火于祀典爲宜且余嘗周覽一邑形勝峙於城中者莫如元武靈臺北汨水而南祀火從乎其地也而有旣濟之意焉歲庚申余在假家居諸父老以金粧神像故請余文余聞是祠之建存有前明石碣而增修之者附城內外民力居多余之先亦城內人也思厥先祖其與增修之功者幾何世矣嗣後遷居別墅不獲繩承無替而歌臺碑記猶出先君子之手今辱屬文于余是諸君子以實功紹先緒而余以虛文衍前徽也余幸矣後之人踵而新之以勿忘斯舉則余方感切不朽而何況諸君子乎爰樂書之使壽諸世云

汨水縣志卷十終